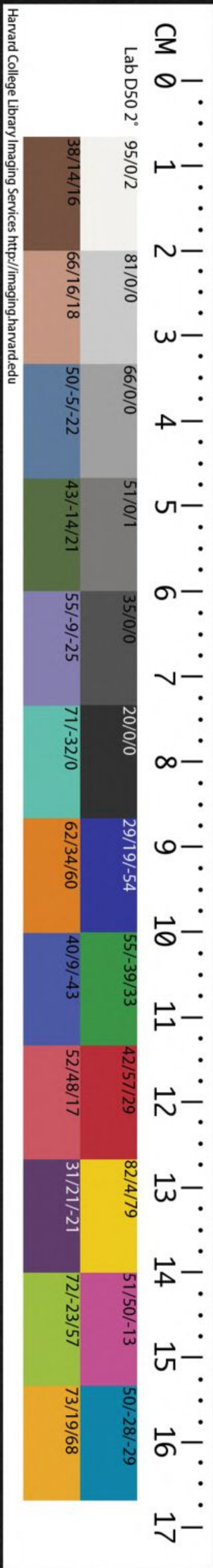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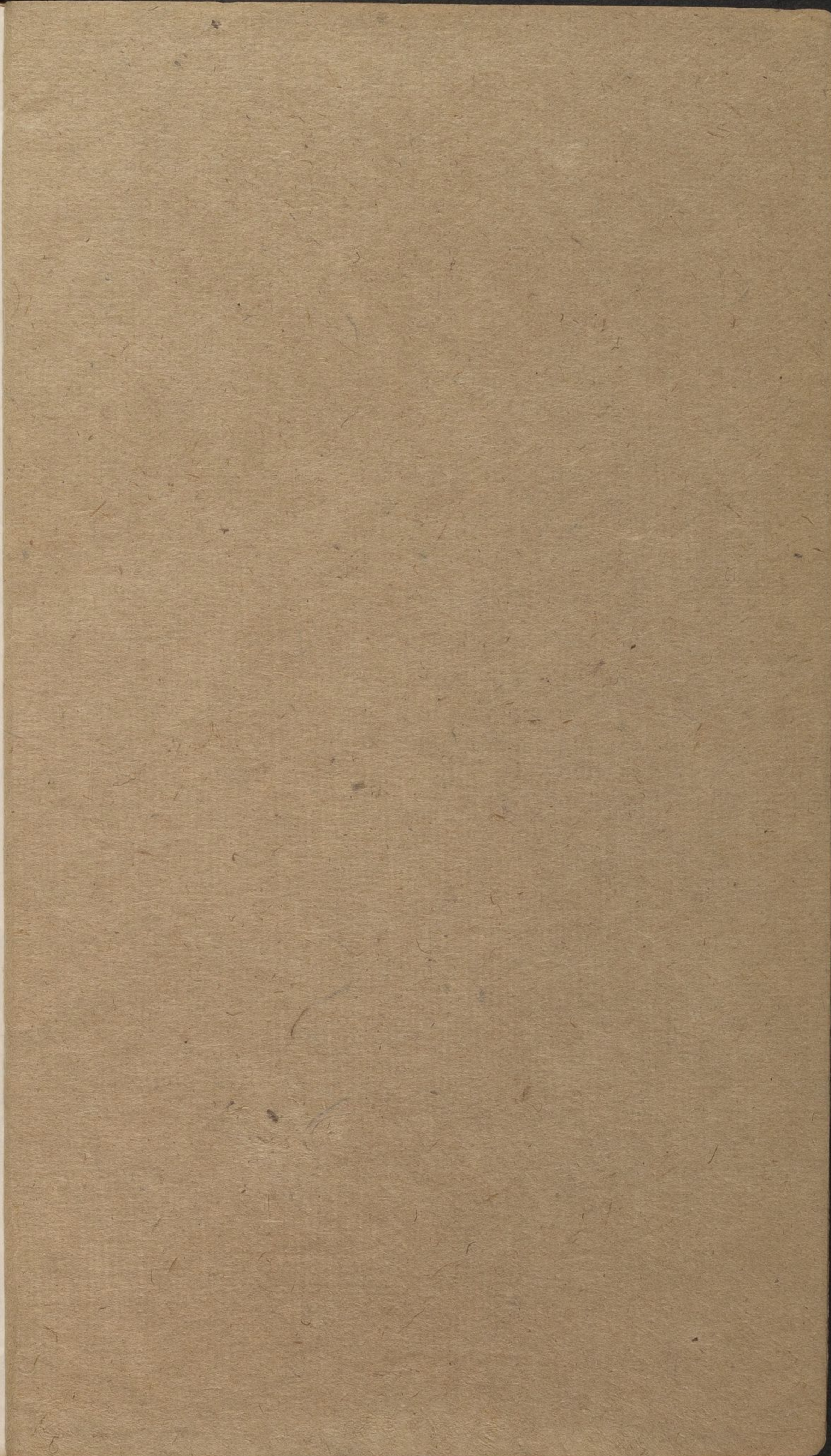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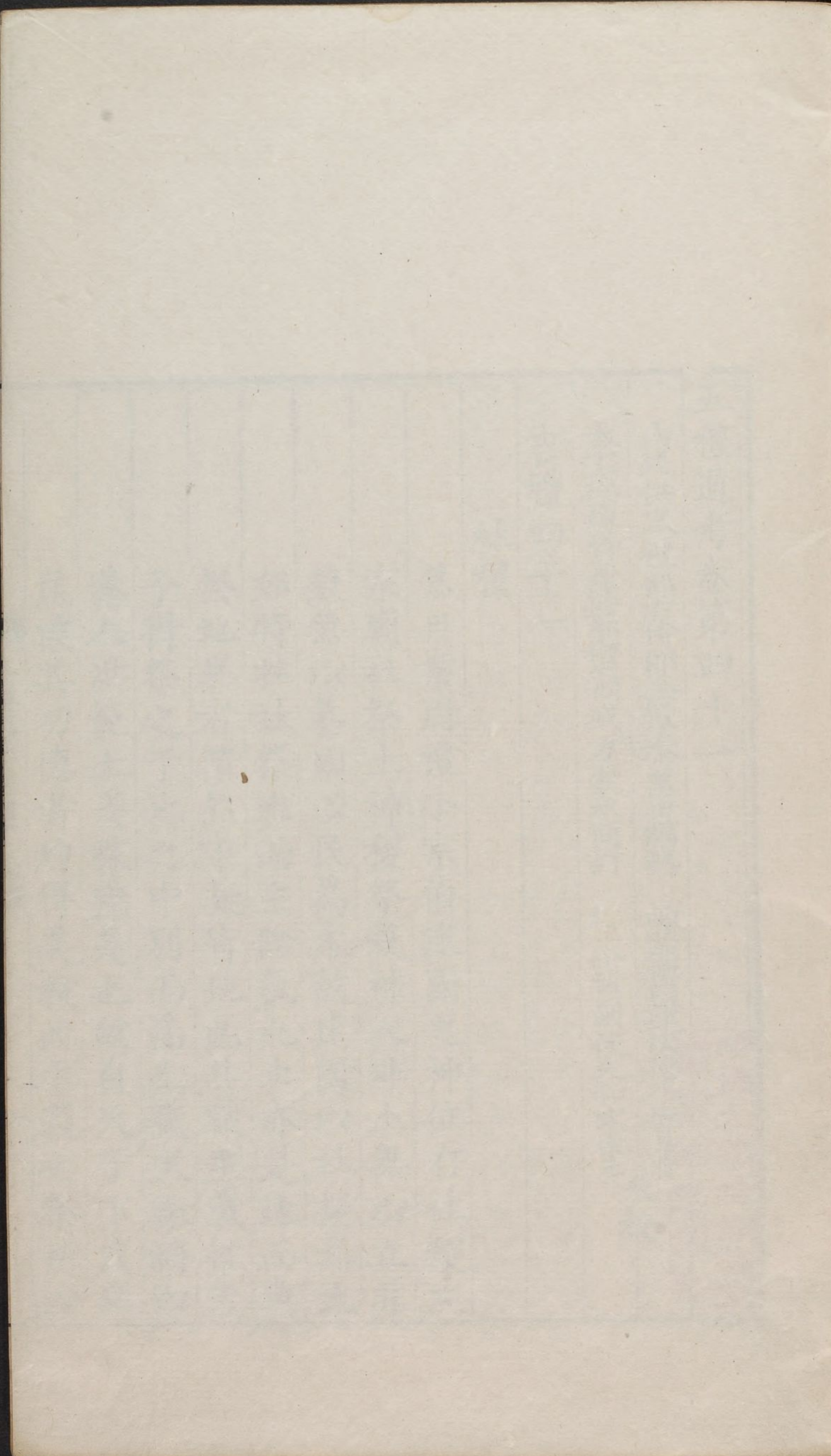
F

1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36

T648/5942⁶





五禮通考卷第四十一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

參校

李太保總督真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吉禮四十一

社稷

蕙田案周禮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

宗廟社祭土神稷祭穀神人非土無以立非

穀無以養國以民為本故建國以社稷為先

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土亦是地而與

祭地異者隕然下凝皆地也其職主載惟天

子得祭之于地之中別而為土職主稼穡以

養人洪範土爰稼穡是也故自天子下及庶

民被其功德者均得美報此土穀之祭所以

哈佛大學哈佛藥宗
圖書館珍藏印

五禮通考卷第四十一 社稷

達乎上下也世儒以祭社為祭地誤矣有天
子社有諸侯社有大夫社有庶民社有亡國
之社有春祈有秋報有冬蜡其配句龍后稷
其牲黝牲其祭血祭其尊大壘其服希冕其
樂應鍾其鼓靈鼓其舞帔舞其儀三獻凡軍
旅會同田獵灾青皆有事焉見于經文班班
可考今悉採其文條列之間附以諸儒異同
之論其歷代制度典禮詳焉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

廣輪之數設其社稷之壇注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疏謂于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于廟門之外皆壇埒于四面

屏設勝國之社稷其
黃氏度曰社祭土稷祭穀郊丘祭天地天子之禮也土穀之祭達乎上下故方
與社皆地祭也而宗伯序祭有社無示舉社則其禮達乎上下舉示則天子
獨用之鼓人職曰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不曰示祭而曰社祭亦見其
禮之達乎上下也大司樂雷鼓雷鼗以祭天神靈鼓靈鼗以祭地示是則示祭

社祭其用同矣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
與庶人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也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疏諸侯亦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社皆有稷配之言立其社稷謂以文書

法度與之不
可國身往

封人掌設王之社壇注壇謂壇及埒埒也言壇者稷社之細也疏云
壇者謂王之社壇者謂王之三社三稷之壇及壇外四
邊之壇皆設置之直言壇不言壇舉外以明內之有壇可知也又曰壇謂壇及埒
埒也者埒埒即壇經不言壇故鄭兼見之也案孝經緯社是五土總神稷是原隰
之神原隰即是五土之一耳故云稷社之細舉社則稷從
之矣故言社不言稷也云社謂后土者舉配食者而言耳

蕙田案鄭以稷為社之細猶以望為郊之細
云爾然以此解社稷則難通

鄭氏鏐曰考大司徒于邦國都鄙言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又言制其地域而封

溝之俱謂聚土為封則知康成聚土之說為是司徒制封溝之封制其法也封
人為聚土之封為其事也惟其為聚土之事故于王社則掌設其壇又為畿封
而植木以為表于諸侯國之社稷亦掌設其壇為之封土以表其界之所非特
王社之畿與諸侯國之封為然造都鄙表封域亦然蓋
俱循大司徒所立之法而為壇壇埒埒與小封疆也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造都邑亦如之疏禹貢徐州貢土五色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為

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是封諸侯立社稷之法

右建設社稷

春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

言右社稷左宗廟者案匠人亦云左祖右社彼掌其營作此掌其成事位次耳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尚尊尊之義此據外神在國中者社稷為尊故鄭注郊特牲云國中神莫大于社祭義注周尚左者據內神而言若據衣服尊卑先王衮冕先公鷩冕亦貴于社稷故云周尚左各有所對故注不同也又曰鄭知庫門內雉門外者後鄭義以雉門為中門故知雉門外庫門內之左右也

易氏綏曰古者建國王宮居中左者人道所親故立祖廟于王宮之左右者地道所尊故立國社于王宮之右鄭氏鏗曰左所以本仁右所以明義

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注王宮所居也祖宗廟疏左右

白虎通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

右社稷神位

書禹貢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傳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燹以黃土苴

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疏燹覆也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黃土覆之其割土與之時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與之必用白茅者取其潔清也易稱藉用白茅茅色白而潔美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冑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明有土謹敬潔清也

傳說彙纂水經注姑幕縣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諸侯

隨方授之元和志徐州彭城郡開元貢五色土各一

斗

詩大雅縣迺立冢土毛傳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也孔疏大社

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冢土非諸侯之社云遂為大社皆言大王所作遂為文王之法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殺地是社為土之神也冢既為大土為社主故知冢土大社也傳以社者天子社名大王時實諸侯而云乃立冢土以天子之名言之者美此大王之社而遂為大社言大王立此社文王後取其制以為天子之社故以冢土言之毛所以為此說者蓋以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以為大社之名惟施于天子其諸侯不得名大社故也

朱子曰冢土大社也亦大王所立後遂因為天子之制何氏楷曰山頂之高腫起者曰冢故以為高大之義社說文云地主也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孔云冢土訓為大社未即名為大社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以為大社之名惟施于天子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乃立冢土正是諸侯之法案泰誓言類

于上帝宜于冢土則猶仍大
王舊稱以未為天子故也

汲冢周書作雜篇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

注受封也其位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
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
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

注其方謂建東方諸侯以青
土而覆茅苴裹上封之為社
也

白虎通其壇大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焉東方
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
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謹敬潔清也

蔡邕獨斷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
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
他如其方色苴以白茅受之各以其所封方之色歸
國以立社故謂之受茅土漢興以皇子封為王者得

茅土其他功臣及鄉亭他姓公侯各以其戶數租入
為限不受茅土亦不立社也天子社稷土壇方廣五
丈諸侯半之社稷二神同功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
通志社壇在東稷壇在西俱北面壇築壇門四面門
天子之社則以五色土各依方色為壇廣五丈諸侯
則但用當方之色為壇

周禮圖曰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
壇在西各三級壇在四隅如矩曲方

右社稷壇

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疏土謂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
衍原隰也以時祭之故云社祭

土土是陰氣之主
故云主陰氣也

馬氏晞孟曰古人之言社必有稷此言社而不言稷者蓋社以總祭五土之神
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皆是也稷則止于原隰而已言社可以兼稷也祭
法言天子諸侯立社
而不言稷亦以此

蕙田案馬氏言社可以兼稷是也云稷則止

于原隰而已此依鄭義非是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

國主社示本也

疏言立社之祭是神明于地之道發此句為下張本也地

天為對地有其物天皆垂其象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財並在地出故為人
所取人知四時早晚皆放日月星辰以為耕作之候是取法于天故尊而祭之天
子祭天是也所取財者故親而祭之一切親地而共祭社是也地既為民所親故
與庶民祭之以教民美報故也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于中雷天子諸侯之國主
祭土神于社以土神生財以養官與民故皆祭土神示其生養之本也 社稷之
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為五土總神稷為原隰之神勾龍以有平水
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必以為此說者案郊特牲云社祭
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穀地又王制云祭
天地社稷為越縉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即地神稷是社之細別名曰稷稷
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為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勾龍稷祭后稷
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
國所以列地利社若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為鄭學者馬
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地位有形不須云定地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
難鄭云祭天牛角齒粟而用特牲祭社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衮冕祭
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若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為鄭學者通之
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齒粟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
貴天子社稷是地之別體有功于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貶降于天故角尺
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

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一明知唯祭勾龍更無配祭之人為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

同天牲勾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

鄭云后稷配大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勾龍

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勾龍也為鄭學者通之云后稷

非能與天同功惟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勾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為社而

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云伐鼓于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

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勾龍為后土鄭注云社后土則

勾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為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

以責上公言之勾龍為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

土地稱后土與勾龍稱后土名同而實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勾龍

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
祇也是社為地祇也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
五土以為社古左氏說共工為后土后土為社許君謹案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
謂社神謂社公故知社是土公非地祇元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
地之道謂社神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異義
稷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眾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烈山氏
之子曰柱死祀以為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謹案禮緣生
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鄭駁之云
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勾龍社稷不得先五嶽而食又引
司徒五土名又引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五土之總神即謂社也六
樂于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上祇與原隰同用樂也又引詩信彼南山云嘯嘯
原隰下之黍稷或云原隰生百穀黍為之長然則
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為難

通典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立社稷者為萬人求福報

功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生不可徧敬故立社稷而祭焉自經籍灰燼互執不同鄭元注社稷者土穀之神勾龍后稷以配食也案所據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君南嚮於北牖下答陰之義又云社者神地之道又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樂用靈鼓大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王肅云勾龍周棄並為五官故祀為社稷案所據左氏傳云勾龍為后土祀以為社故曰伐鼓於社責上公也今俗猶言社公上公之義耳又牲用太牢與地不同若稷是穀神祭之用稷反自食乎崔靈恩云二家之說雖各有通途但昔來所習謂鄭為長故依鄭義試評曰案崔靈恩以鄭為長當矣何者案公者尊稱以人尊社故曰社公王肅以俗言社公及以社為上公者俗言

天公雷公豈上公乎又日蝕伐鼓于社責陰助陽之義也夫陽為君陰為臣日蝕者陰蝕陽也君弱臣強是以伐鼓于社云責上公耳若句龍周棄為社則不得先五嶽而埋血也以人鬼雖用血而不埋復云以無配食字是正神者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亦無配食之說豈得不謂郊天者乎且人鬼之道不用靈鼓不得越紼而祭也稷者土有生長之功立其神因以稷名之鄭據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神稷者能生五穀之神孝經援神契云稷乃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今案本無正神人感其功欲美報之因以稷名所以稷名神者五穀之長故也楊氏復曰王鄭之學互有得失若鄭云勾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則鄭

說為長

蕙田案兩家互有得失鄭得者句龍配社后
 稷配稷一也地稱后土句龍稱后土名同而
 實異二也駁社是上公駁句龍棄先五嶽而
 食三也其失者社即地示一也稷為原隰之
 神二也稷是社之細別三也王得者社非祭
 地一也定地位一難牲牢裘冕二難二也駁
 鄭自相違反三也其失者社祭句龍稷祭后
 稷皆人鬼一也無配食明文不得稱配二也
 稷米祭稷反自食三也朱子註孟子云社土
 神稷穀神最為明白簡當云土神則隨土之
 大小皆得祭之若云地示則惟天子乃得祭
 而非社之謂矣

馬氏晞孟曰天遠于人則尊而不親地近于人則親而不尊故在天則明之欲
 民尊而親之也在地則神之欲民親而尊之也萬物本乎天而亦本乎土故家
 以中雷為主國以社為主
 者示其不敢忘本之意也

周氏諤曰周官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中雷五祀之一而
 社稷之次故有國者以社為主而有家者則中雷而已

禮運命降于社之謂殺地

注降于社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
 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

政令之命降下于社謂從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即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
 之地法社以下教令故云殺地周禮大司徒五地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地
 有五土生物不同人君
 法地亦養物不一也

王氏安石曰命者命祀之謂也出命而降于社天子有社諸侯亦可以有社謂
 之殺地諸侯可以祭社而不可以祭天故也殺者雜而分也天子大社兼土五
 色使諸侯立社各以其方
 色之土授之殺地之謂也

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

疏出財故
 云列地利

劉氏彝曰祀社于國也生物享
 其報而民不敢慢于其神矣

方氏慈曰天則遠人而尊故祭帝于郊地則近人而親故祀社于國郊謂郊之
 南南者陽之盛故曰所以定天位國謂國之左右者陰之盛故曰所以列地利
 定天位則天下達于尊卑之禮矣列地利則天下達于施報之禮矣且位以祭
 之所言也利以祭之物言也位欲其一故言定物欲其陳故言列天神曰祀地
 示曰祭而此于天曰祭者郊所以明天道
 故也于地曰祀者社所以神地道故也

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

疏祀社盡禮則五穀豐稔金玉露形盡為國家之用故云可極

禮器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

荀子社祭社稷祭稷

白虎通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為長也不謂之土何封土為社故變名謂之社利于衆土也為社立祀始謂之稷語不自變有內外或曰至稷不以稷為社故不變其名事自可知也

後漢蔡邕陳留索昏庫上里社碑社祀之建尚矣在

昔聖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勾龍為后土及其沒也遂為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禮建為社位左宗廟右社稷戎醜攸行于是受賑土膏恒動于是祈農又頒之于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祠故自有國至黎庶莫不祀焉

附諸家論社神稷神

仲長統社祭土神答

自漢諸儒論勾龍即是社主

或云是配其議甚衆後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為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焉統答義曰前見逮及敢不敬對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非學淺思薄者所宜與論重復亦以鄧君難事有先漸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得已者也屯有經綸之義睽有

五言六
異同之辭歸于建國立家通志斷類也意則欲廣其
微以宗實備其論以求真先難而後易出異而歸同
乎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勾龍土行之官為社
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社
輒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
運曰政必本于天殷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殷地參
于天地並于鬼神又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
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
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
而親地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
道配食者也主以為勾龍無乃失歟難曰信如此所
言土尊故以為首在于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
序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

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勾龍當為地哉答
曰此形成著體數自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
人鬼之例邪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擿出社稷以
為但勾龍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
土而云何得之為勾龍則傳雖言祀勾龍為社亦何
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嘗郊稷祖
文王宗武王皆以為配食者若復何須謂之不祭天
乎備讀傳者則真土獨據記者則疑勾龍未若交錯
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為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
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
者立社位祝勾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
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
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

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于齋車又當
言用命賞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
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
言所受立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勾龍爲
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微
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
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于天
爲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亦未可
得明也昭告之文皆于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
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勾龍載冒其名
耦文于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固
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爲守祀居則事之時軍則告之
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爲當平于社不言用命賞于天

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
以爲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次俾守
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
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于四官爵侔班同比之司徒
于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
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
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爲禮之經而
禮記爲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于此矣鈞之兩
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勾龍爲土配比其
輕重何謂爲甚經有條例紀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
可稱是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
可謂非孟軻曰予豈好辨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
言正此之謂也

邱光庭兼明書

社始或問社之始答曰始于上古

穴居之時也故禮記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者古人掘地而居開中取明雨水霤入謂之中霤言土神所在皆得祭之在家為中霤在國為社也由此而論社之所始其來尚矣 稷始或問稷之始答曰始有粒食之時也故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厲山氏神農之號則神農之時有稷矣 社神先儒以社祭五土之神五土者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邱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明曰社者所在土地之名也凡土之所在人皆賴之故祭之也若惟祭斯五者則都邑之土人不賴之乎且邑外之土分為五事之外無餘地也何必歷舉其名乎以此推之知社神所在土地

之名也或問曰五土之名出自周禮非乎答曰案周禮地官唯云辨五土之名物不云五土為社也又問曰社既土神而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又何神也答曰方丘之祭祭大地之神社之所祭邦國鄉原之土神也 社名或問曰社既土神不言祇而云社者何也答曰社以神地之道蓋以土地人所踐履而無崇敬之心合其字從示其音為社皆所以神明之也 稷神先儒皆以稷祭百穀之神鄭康成以稷原隰之神明曰鄭義非也且原隰亦土也社既祭土何故更分原隰而別祭之乎又稷之名義不與原隰相侔縱令鄭義有徵亦是不分真偽諸儒所識可謂不一 稷名或問曰稷既百穀之神不言穀而云稷者何也答曰稷屬土而為諸穀之長故月令謂之首種首種

五三
者種最在前也諸穀不可偏舉故舉其長而為言之
以等之也若直以穀言之則為人所褻慢也

朱子語類堯卿問社稷神曰說得不同或云稷是山
林原隰之神或云穀神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又
問社如何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

邱氏濬曰社以祀土神稷以祀穀神而配以人尚矣祭法謂祀后土以為社而
春秋傳則謂勾龍為后土蓋后土掌水土之官勾龍嘗居是官一以人名一以
官名也鄭元謂勾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
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非謂即祀之以為社為稷也

蕙田案社神穀神鄭王兩家之辨詳矣鄧義
仲長統之論難不喻其指比而觀之自以仲
說為長而最後一答則尤為鄭學者所未到
然以為五土之神原隰之神則猶泥而不圓
正不如邱氏所云社為土地所在之名稷為
百穀之神其義正大而的當也蓋人非土不

立非穀不養古之人享其功者必祭之報其
功也天子有天下而始尊天下有百穀而民
育故天子之社天下之社也所以報其萬邦
作又烝民粒食之功也諸侯分土而始有國
有土有財有民故諸侯之社一國之社也所
以守其胙土保其宗廟而和其民人也若一
州之社大夫以下之社則由大而漸小由廣
而漸狹矣大如天下次如一國猶可云五土
也若一鄉一里何山林川澤原隰邱陵墳衍
之有則主人鬼者固非而謂為五土之亦者
亦未是矣至以稷為原隰之神則不惟與五
土中原隰重複而失五穀養人之義自當以
朱子生物之論為穩

右社稷名義

禮記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注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伯在太昊炎帝之間

疏其子曰農能殖百穀者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云神農之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也夏之衰也周棄繼之者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以配稷之神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者是共工後世之孫為后土之官后君也為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為配社之神

葉氏夢得曰自夏以上蓋世以烈山氏主稷勾龍氏主社而易稷以代烈山氏者自殷以來為之也故祀后稷為稷祀勾龍氏為社至于今守之吾讀禮至此然後知逸書作夏社之意書序云湯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意者湯既黜夏殷人有歸罪于社稷之不能保其國而易之者后稷之功在天下而人所共知故以代柱無嫌而勾龍氏未有昭然如稷可代者則不可以苟易所以遷烈山氏而不遷勾龍氏歟

春秋昭公二十九年左氏傳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注共工在太昊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其子勾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祀疏言共工有子謂後世子耳不知勾龍之為后土在于何代后土為社疏句龍既為后土又亦配社故言后土為社也

稷田正也注掌播殖也疏國語云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是故稷為大官然則百穀稷其長遂以稷名為農官之長正長也

稷是官之長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注烈山氏神農世諸侯皆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殖百穀

故祀以為稷言有天下則是天子矣杜注不得為諸侯也賈逵鄭元皆云烈山炎帝之號杜言神農世諸侯者案帝王世紀神農本起烈山然則初封烈山為諸侯後為天子猶帝堯初為唐侯然也此與魯語皆云其子曰柱祭法云其子曰農者劉炫云蓋社是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為稷

自夏以上祀之注祀柱也

周棄亦為稷注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疏棄

國曰周故以周冠棄棄時未稱周也

自商以來祀之

左傳土正曰后土杜注土為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為社疏后君也羣物皆土所載故土為羣物之主以君言之故云后土也賈逵云勾芒祀于戶祝融祀于室謂宮室之內對野為文故稱家非卿大夫之家也言在野者對家為文雖在庫門之內尚無宮室故稱野且卿大夫以下社在野田故周禮大司徒云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鄭元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栢

粟也是在野則祭為社也此野田之社民所共祭即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是也劉炫云天子以下俱荷地德皆當祭地但名位有高下祭之有等級天子祭地祭大地之神也諸侯不得祭地使之祭社也家又不得祭社使祭中雷也雷亦地神所祭小故變其名賈逵以勾芒祀于戶云云言雖天子之祭五神亦如此耳社以別祭五行神以五官配之非祀此五神于門戶井竈中雷也門戶井竈直祭門戶等神不祭勾芒等也惟有祭后土者亦是土神故特辨之云在家則祀中雷在野則為社言彼與中雷亦是土神但祭有大小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取材于地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是在家則祀中雷也大司徒以下同此禮也

家語五帝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植百穀者眾矣唯勾龍氏兼食于社而棄為稷神易代奉之無敢易者明不可與等也

漢書郊祀志自共工氏伯九州其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死為社祠有烈山氏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植百穀死為稷祠湯放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廼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為稷祀應劭曰遭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也

通鑑前編成湯二十有四祀祀棄為稷

尚書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孔傳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

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疏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于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早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元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早至七年故更置社稷乃謂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書繫之勝夏勝夏猶尚不可况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為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為自夏以上祀柱自商以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勾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勾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勾龍即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為勾龍也

邱光庭兼明書 社配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共

工氏之子句龍為后土為社是勾龍生而后土之官死故以之配祭于社今之祭配社以后土配坐即句龍也 稷配明曰有能播百穀者謂之曰正正長也謂為農之長死後以配祭于稷謂之后稷后君也謂

為穀之君傳曰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
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祭稷配以后稷者
周棄也

蕙田案句龍配社柱棄配稷當以左傳祭法
為正王肅即以人神為社稷者誤也

右社稷配神

禮記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

注羣衆也疏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言羣姓者包百姓也大社在庫門內之
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者其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曰與大
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云王社在藉田王自所祭
以共案盛今從其說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

張子曰大社王為羣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為大社王自為立社
必在城內在漢猶有大社在唐只見一社又曰天子立大社為羣姓必不但
為城中之民為天下也諸侯國社則是一國也郊者郊天之位社者祭地之位
郊外無天神之祀社外無地祇之祀澤中方丘亦社也故凡言社者即地祇之
祭如大社王社又分而言之大社祭天下之地
亦王社祭京師之地亦五祀祭宮中之地亦

蕙田案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張子謂大社

為羣姓所立必在國外恐非蓋左祖右社天
子諸侯同之也王社疏謂與大社同處崔氏
謂在藉田張子謂必在城內則猶注疏之說
也至謂社即是祭地社外無地祇之祭則惑
矣詳見祭地門

陳氏禮書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藉
田然國語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代所
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
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

又曰西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帝
稷類皆二社一稷議者紛然或欲合二社以為一或
欲異二社之所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社同設於
國中未聞藉田有之也

蕙田案注疏引崔氏說謂王社在藉田禮書辨之甚力夫大社為民而立尚在國中王自為立社似不宜在國外陳氏說恐是疏謂與大社同處理或有之然不可考矣

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注大社王為羣姓所立疏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為屋以受霜露風雨是天地氣達也

蔡邕獨斷天子之宗社曰太社天子所為羣姓立社也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于此社授以政尚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右天子社稷

禮記王制諸侯祭社稷禮運同

馬氏晞孟曰社稷者土穀之神也諸侯者為天子守土也故祭社稷在上者可以兼下故天子祭天地社稷五祀在下者不可以兼上故諸侯祭社稷

祭法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

疏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

曲禮問國君之年長則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則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注臣民殷勤之言國君死社

稷

呂氏大臨曰以社稷為言指其所本也先王之建國必為之置社稷使其君守之為土地人民之主此有國者所以以社稷為言也

禮運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

方氏慤曰諸侯為守土之臣故死于社稷謂之義義之為言宜也

孟子諸侯不仁不保社稷

孝經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蔡邕獨斷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之社曰侯

社

白虎通王者諸侯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禮記三正

曰王者二社大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大社尊于王社土地久故而報之

陳氏禮書諸侯有侯社國社亡國社與天子同其祭用少牢與天子異先儒謂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天子社五色冒以黃而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亦冒以黃其言雖不經見然五土數黃土色則天子社廣五丈冒以黃信矣諸侯之禮常半天子天子六軍諸侯三軍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天子六宮諸侯三宮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天子之馬十二閑諸侯之馬六閑則社半五丈信矣禹貢徐州貢土五色以為社則大社五色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信矣

附辨諸家社不置稷

陳氏禮書王社侯社國中土亦而已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 西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類皆二社一稷 王與諸侯

皆三社

二稷

史氏浩曰王社侯社皆不置稷者王與諸侯以實土地為任也大社國社有稷侑之者民以食為天也 鄭氏鏐曰王自為立社是為土亦而稷無預與封人所設之社遺謂地茲所以不立稷也

周禮小司徒賈疏諸侯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國之社皆有稷配之 州長 疏同

馬氏晞孟曰古人之言社必有稷祭法言天子諸侯立社而不言稷言社可以兼稷也

書召誥孔疏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之以為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唯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

而武成篇云告於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為地言后土社也者以秦誓云類於上帝宜於冢土故以后土為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為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為后土豈句龍為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於郊此不言於社此言社於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

通志天子三社諸侯三社大夫以下一社立名雖異其神則同皆以句龍配之稷周棄配之

蕙田案據注疏王社侯社在藉田詩周頌載芟序曰春藉田而祈社稷也是王社侯社亦

皆有稷也

又案王與諸侯皆立兩社先儒謂大社國社為公王社侯社為私夫社以祭土天下之土皆天子之土也一國之土皆諸侯之上也又何公私之有竊謂大社天子為羣姓所立即所稱五色之土用以分封諸侯與天下共之者乎王自立社則畿內之土神王所自主而與畿內公卿大夫士共之者乎諸侯國社即分封茅土之社與國同為存亡百姓之所繫屬者乎自立之社則國邑之土神所謂旱乾水溢可以變置者乎春祈秋報則兩社皆可並行如此雖略有分別而皆屬於公於義為合觀大夫以下成羣立社無有一家自立一

社者亦可証也

右諸侯社稷

周禮春官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

焉注勝國邑所誅討者社稷者若毫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揜其上而棧其下

得福報賽曰祠云勝國邑所誅討者據武王伐紂取其社稷而事之故云若毫社是也據其地則曰毫據彼國喪亡即為亡國之社稷此主勝之即為勝國之社稷是以郊特牲云喪國之社春秋謂之毫社也君自無道被誅社稷無罪故存之是重神也公羊曰掩其上即屋之也棧其下者非直不受天陽亦不通地陰

劉氏彞曰周勝于商取其社以祭之故曰勝焉弁上以絕天之陽也棧下以絕地之生也北其牖而祭之為其國亡也故使喪祝掌其祀事

陳氏傳良曰鄭謂存之重神也存先代之後忌于卯之日陳垂和之器古人如此皆有深意如詩云有客白馬助祭于廟皆是此意若曰商之賢聖大七作豈謂其處此哉皆儆戒修省之意作夏社與此意同

秋官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注以刑官為尸略之也周謂亡殷之社為毫社

疏案鳧鷖詩宗廟社稷七祀皆稱公尸不使刑官今祭勝國之社稷士師為尸故鄭云用刑官為尸略之也云周謂亡殷之社為毫社者據周勝殷謂之勝據殷也據地而言即言毫社春秋毫社灾是也

鄭氏鏐曰勝國國為吾所勝也則無主後矣然實我用兵以勝之如周之勝商不廢毫社以湯之故不絕祀是以祭之

易氏復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又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毫社北牖使陰明也言毫社則勝國之社也毫社以陰為主而刑乃陰之類媒氏以男女之陰訟而聽于勝國之社類也此祭勝國之社而刑官為之尸亦類也

劉氏彞曰鳧鷖之詩宗廟社稷七祀皆有尸未聞用刑官為之勝國之社稷其祭五土之神與先稷與夫與王之社稷無以異矣必屋其壇用士師為之尸祭其社稷而威其亡國之妖邪耳

蕙田案古者凡祭外神亦皆有尸此其明文

地官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注陰訟爭中葦

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其罪疏云勝國亡國也者此社有四名若此往勝得彼國將社來謂之勝國即此文是也若據彼國喪亡則謂之亡國之社引公羊傳者是也又名喪國之社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必屋之是也據其地則曰毫社則左傳云毫社灾是也故云勝國亡國也故鄭引公羊傳云勝國亡國也云亡國之社者公羊傳文云奄其上者即郊特牲屋之不受天陽者是也云棧其下者謂于下著柴以棧之使不通陰故也故云使無所通也云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者以其勝國社上下不通是不宜露中葦之言亦不宜露故就而聽之也若然案詩召伯聽男女之訟于甘棠之下不在勝國社者彼謂周公未制禮前此據制禮之後故不同

禮記郊特牲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

陰明也注屋之北牖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薄毫殷之社殷始都薄疏喪國禮社者謂周立殷社以為戒天是生法無生義故屋隔之塞其三面惟開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十一社稷

北牖示絕陽而通陰陰明則物死也

尚書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孔傳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

逆取順守而有慚德故革命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作夏社言夏社不可遷之義

春秋襄三十年左氏傳鳥鳴于亳社如曰嘻嘻

定公六年左氏傳陽虎盟國人于亳社

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灾

杜注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

范氏甯曰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劉向曰灾亳社戒人君縱恣不能儆戒之象

穀梁傳亳

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

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范注亳即殷也殷都于亳故因謂之亳社立亳之社于廟之外以為

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必為之作屋不使上通天也綠有屋故言灾 楊疏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彼謂天子諸侯之正社稷霜露者周禮又云决陰事于亳社明不與正同處明一

在西一在東故左氏曰聞于兩社為公室輔是也

公羊傳蒲社灾

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灾何亡國之

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灾何以書記灾也

何注掩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為有國之戒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後宋事強吳齊晉前驅滕薛挾穀魯衛驂乘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絕滅云爾 疏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者公羊解以為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使事上今灾之者若曰王教絕云爾左氏穀梁以為亳社者殷社也武王滅殷遂取其社賜諸侯以為有國之戒然則傳說不同不可為難案今穀梁經傳皆作亳字范氏曰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而賈氏云公羊傳曰薄社也者蓋所見異

哀公七年左氏傳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

白虎通王者諸侯必有誠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為

善者得之為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王社

掩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

地絕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置明

誠當近君置宗廟之墻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為

宗廟之屏示賤之也

漢書五行志亳社灾董仲舒劉向以為亡國之社所

以為誠也

韓詩外傳亡國之社以戒諸侯人之戒在于挑爰
 陳氏禮書孔子謂哀公曰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
 四郊亡國之墟必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
 至然則公子諸侯必有勝國之社其意亦若此也記
 言天子大社繼之以亡國之社屋之天子之亳社也
 春秋書亳社灾魯之亳社也左傳曰鳴于亳社宋之
 亳社也社必有稷少司寇祭勝國之社稷則為尸是
 也位必在左春秋傳所謂間于兩社是也掩上棧下
 不受天陽設于北牖使陰明焉以其不能生成萬物
 而趨于幽也男女之訟於此聽者以其當隱蔽而不
 敢褻也祭之而刑官為尸者以其滅亡刑之類也宗
 廟之制天子外屏諸侯內屏不容以亡國之社為之
 穀梁以亡國之社為廟屏此不可考孔穎達曰亡國

之社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是穎達亦疑穀梁之
 說

蕙田案穀梁立亳社於廟之外以為屏蔽非
 如內屏外屏之屏也特因其蔽于外而取屏
 蔽之意以為喻耳禮書似泥

右勝國社稷

五禮通考卷第四十二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

參校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吉禮四十二

社稷

禮記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注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

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惟為社事單出里
疏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者大夫以下謂包士庶成羣聚而居其羣眾滿百
家以上得立社為眾特置故曰置社大夫至庶人等共在一處也大夫北面之臣
不得自專土地故不得特立社社以為民故與民居百家以上則可以立社知百
家者詩頌云百室盈止殺時特牲故曰百家言以上者不限多少故鄭駁異義引
州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為社也雖云百家以上惟治民大夫
乃得立社故鄭駁異義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是也此大夫所主立社
稷則田主是也故鄭駁異義引大司徒職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
名其社與其野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
也后土則社神田正則稷神其義已具郊特牲疏
馬氏晞孟曰社者土神而有生物之功故王諸侯大夫立社皆所以教民美報
而有反本復始之意也王謂之王社諸侯有君之道謂之國社謂之侯社至于
大夫以下皆北面
之臣則謂之置社

張子曰社土神也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若謂大夫長于廛里之間與百姓居者立社則大夫與百姓同事于社稷似非其類也恐是士大夫以下各以其輩類立社天子諸侯皆有自為立社士大夫不敢自各為社則恐結輩類以為社共事之然士大夫方社之日當從其君以禮社則所事于置社者或以子弟家老行事也今貴而至天子賤而至農夫皆知禮社獨士大夫之家不預社事是不知身之所從來殊無戴天履地之報古者邱乘共粢盛恐十里之中立一社也

白虎通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為報功也禮祭法曰大夫成羣立社曰置在月令曰擇元日命人社論語曰季路使子羔為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蔡邕獨斷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姓以上則共一社今之里社是也陳氏禮書大夫以下其社之大者則二千五百家為之周禮所謂州社是也其小則二十五家亦為之左傳所謂書社千社是也左傳昭二十五年齊侯致千社于魯哀十五年齊人與衛地自濟以西襍媚杏以

南書社五百杜氏注二十五家為一社鄭氏謂百家以上共立一社若今時里社此以漢制明古也周禮六鄉之內族祭酺黨祭禴雖百家以上亦不祭社特州然後祭之者黨族非不祭也姑以別社禴酺之等差耳禮曰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竭作唯社丘乘供粢盛則牢醴亦在所共皇氏曰大夫以下無籍田祭社則邱乘之民共之其說是也左傳有清邱之社月令仲春命民社先儒以為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然禮言大夫以下則民社不始于秦

周禮地官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

疏此云歲時謂歲之二時春秋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者以百穀豐稔所以報功故云祭祀州社也凡讀法皆因節會以聚民今既祭因聚民而讀法

凡州之大祭祀涖其事注大祭祀謂州社稷也涖臨也疏言大祭祀謂州社稷者以上文云歲時祭祀州社此經又

因言州之大祭祀故知還是上文州社也知有稷者以其天子諸侯三社皆稷對之黨祭禁族祭酬故此特言州社也

閭胥凡春秋之祭祀聚眾庶注祭謂州社黨禁族酬者以其鄉黨之內

所以祭祀無過此三者而已

鄭司農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二十五家為閭

邱氏濬曰此一州之祭也後世命郡縣祭社本此

右州社

周禮天官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之以陰禮注市朝者

國也建國者必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鄭司農云佐后立市者始立市后立之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陰禮婦人之祭禮

王遷鎬成王營洛皆是建國故云凡以該之云建國者必面朝後市乃冬官匠人文云王立朝者即三朝皆王立之也而后立市者即此文是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乃先后所立故以陰禮為市之社亦先后所立社也

右市社

禮記郊特牲唯為社事單出里注單出里皆往祭社于都鄙二十五家為里

里居也社既為國之本故若祭社則合里之家並出故云單出里也此唯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

春秋昭二十五年左傳請致千社孔疏禮有里社故特性稱惟為社事單出里以二十五家為里故知二十五家為社也

右里社

周禮春官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注出軍必

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後社鼙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疏鄭知有司是大祝者見大祝職云大師設軍社故也鄭知王出軍必先有事于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者見泰誓及王制將出軍皆云類于上帝宜于社又曾子問云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故知也云

社主曰軍社者以其載社在于軍中故以軍社言之

大祝大師設軍社注鄭司農說設軍社以春秋傳曰所謂君以帥行後社

故云設軍社司農引春秋傳者定四年左氏傳案彼祝鮀云君以軍行者師則軍也故尚書云大巡六師詩云六師及之皆以師名軍引之者證社在軍謂之軍社

鄭氏鐸曰古者大師則先有事于社與廟然後載社主與遷廟之主以行不用命戮于社故載社主將以行戮用命賞于祖故載廟之主將以行賞小宗伯掌社稷宗廟之禮宜載以行乃言立者蓋社本不在軍因用師始立之立者出于一時之故廟主為尊載之以行不敢忽也故言奉奉以言其肅欽之至帥有司

者蓋帥
太祝也

郝氏敬曰軍社以齊車載社主與遷廟主于軍中賞功告祖戮罪告社

夏官量人營軍社之所里

步數故職在量人

注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疏在軍不用命戮于社故將社之石主而行所居有

秋官大司寇大軍旅蒞戮于社

右軍社

春秋定公六年左氏傳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

莊公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注齊國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

國語魯語嚴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于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命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章注舉動也土

發春分也周語曰土乃脉發社者助時祈福為農始也旅眾也上帝上天也受命助祭受政命也事職事也不法謂觀民

春秋閔公二年左氏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

注兩社周社亳社兩社間朝廷

執政所在疏為羣姓立社在庫門內之西自為立者在藉田之中其亡國之社穀梁傳云以為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則亳社在東也故左傳云間于兩社為公室輔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故云間于兩社

哀十五年左氏傳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

五百

注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

昭二十五年左氏傳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

注二十五

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

右社名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

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

松柏栗也若以松為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

薛氏季宣曰言社則稷在其中曰各云者為邦國都鄙設耳

王氏安石曰各以其野所宜木則新此欲有所植不謀而知其土壤所宜公上欲有所斂不視而知其木所出鄭氏鏗曰國之所以有立者有社稷也農之所以祈報者有先農也故壇壝不可以不設田主不可以不樹

訂義王氏曰立之田主使鬼神有所依附民心有所歸向此先王係人心處

春官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

邱氏濬曰社之主樹以木出師則不可載以行意者當時壇壝之上則樹以木而又以石為主如喪之車然遇有征行則奉之以車而行乎後世遂因之不用木而用石也不然則是臨行旋為之故曰有司立軍社謂之立者前故未有也

春秋襄二十五年左氏傳鄭子產伐陳入之陳侯免擁

社以待于朝注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

論語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朱注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

蔡氏清曰既曰各樹其土之所宜木為主則夏后氏以松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松也殷人以栢亦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栢也周人以栗亦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栗也宰我此對甚疎下句尤鑿縱使告以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亦未得立社之本意集注姑且就其言之謬而正之耳未暇深論也陳氏祥道曰後世宋有楸社豐有粉榆社先儒謂諸侯社皆立樹以為主以象其神大夫以下但各以地之所宜木立之于義或然

白虎通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師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

附論諸家社主用石用木不同

春官小宗伯帥有司而立軍社鄭注社之主蓋用石為之賈疏案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彼雖施于神祠要有石主主類其社其社既以土為壇石是土之類故鄭注社主蓋以石為之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夏官量人賈疏在軍不用命戮于社故將

社之石主而行

陳氏禮書周禮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鄭氏曰社之主蓋用石爲之唐神龍中議立社主韋叔夏等引呂氏春秋及鄭元議以爲社主用石又後魏天平中大社石主遷于社宮是社主用石矣又檢舊社主長二尺五寸方一尺七寸在禮無文案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諸侯半之蓋以五是土數故壇方五丈其社主準五數長五尺準陰之二數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體地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蓋石地類也先儒謂社主石爲之其長不過尺五寸其短以寸計之唐之時舊主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蓋有所傳然也而議者謂宜長五尺

方二尺埋其半于土中此臆論也古者天子諸侯有載社之禮而陳侯嘗擁社以見鄭子展果埋其半則不可迎而載果石長五尺方二尺則不可取而擁

朱子語錄問古者各樹其所宜木以爲社不知以木造主還便以樹爲主朱子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之類問社主平時藏何處曰但以所宜木爲主如今世俗之神木然非是將木來作主也

答許慎之曰古人立木于社使民知所存着知社之神必有所司則國君所以守社稷其嚴乎

邱光庭兼明書社所以依神表域也各隨其地所宜而樹之宰我謂欲使人畏敬戰慄失其義也

程氏迴曰古者以木爲主今也以石爲主非古也

蕙田案社主用石本周禮鄭注之說非有明証夫軍行載社主陳侯擁社主皆非石主所宜且已埋其半于土中如何復載之擁之也朱子雖云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然語錄又云非是將木來作主則又非以木為主也是石主木主兩皆無據不如古之樹木以依神者為當而臨祭則用後世木主可耳

論社有主稷無主

朱子答社壇說曰舊法社有主而稷無主不曉其意恐不可以已意增添其言壇上之南方非壇之中也蓋神位坐南向北而祭器設于神位之北故此石主當壇上南陛之上若在壇中央即無設祭處矣

蕙田案石是土類故古有社主用石之說畢

竟無所憑據故疏及禮書皆疑之况稷是穀神推其氣類不宜用石而用木明矣然木主不可以露設往往祭畢藏之瞻其壇者遂謂社有主稷無主耳非真稷無主也明制祭日設社稷兩木主于壇上祭畢貯之庫中仍設社石主埋壇中微露其末又似社有二主矣以義揆之或如古制平日壇內樹木依神以為社主臨祭則設兩木主祭畢供之神庫師行載之以設軍社或亦禮以義起者乎

右社木社主

禮記郊特牲唯為社田國人畢作

疏唯為社田國人畢作者田獵也畢盡也作行也既人人得社

福故若祭社先為社獵則國中之人皆盡行無得住家也

馬氏晞孟曰古者唯田與追胥竭作唯為社事畢出里此近于家出一人也國人畢作此所謂竭作而其餘無羨也唯為社田國人畢作人不愛其力也

周氏謂曰社田畢作
欲其皆曉于戰陣也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
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
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
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注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焚謂焚萊也簡歷謂算具陳列也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親誓社記者誤也社或為省流猶行也行行田也蓋讀為艷行田示之以禽使飲艷之觀其用命否也謂禽為利者凡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失伍而獲猶為犯命是求服其志不貪其得也疏此一節論仲春祭社之前田獵取禽以祭社獲福之事祭社既用仲春焚當在仲春記者以季春民始出火遂誤以天子諸侯用焚為季春也焚謂焚燒除治宿草出火謂出陶冶之火案春秋火出為夏三月故左氏昭六年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用火故晉士文伯譏之若田獵之火則昆蟲蟄後得火田以至仲春也既焚之後簡選車馬及兵賦器械之屬歷其百人之卒五人之五君親誓此士眾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所得之禽獸因以祭故云親誓社或左或右或坐或起戒勅之以習軍旅君親自觀于習武變動之事教陣訖而行田禮驅禽于陣前以示士卒流示之禽也利則禽也驅禽示之而散艷之以小禽之利也于此之時觀其士卒犯命與不犯軍命者求欲服其士卒之志使進退依禮不欲貪其犯命苟得于禽言失伍得禽不免罰也其所為得禮故戰則克勝祭則受福

方氏慤曰田獵之禮周官則行之于仲月而與此異郊詩
月令則行之于季月而與此同此之所言亦泛記異代耳

右社田君親誓社

詩周頌載芟序曰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箋藉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

千畝諸侯百畝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藉田
祭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于春時親耕藉田以勸農業又祈
求社稷使民獲其年豐歲稔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為此歌焉經陳下民樂治田
業收穫弘多釀為酒醴用以祭祀是由王者耕藉田祈社稷勸之使然故序本其
多獲所由言其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藉社所以經序有異也月
令孟春天子躬耕帝藉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
以祭社然則天子祈社亦以仲春與耕藉異月而連言之者雖則異月俱在春時
故以春總之祭法曰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二社皆應以
春社之但此為百姓祈祭文當主于大
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為大社社稷焉

良耜序曰秋報社稷也

疏良耜詩者秋報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
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為由社稷之所祐故序

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報生長之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
陳其末四句是報祭社稷之事婦子寧止以上言其耕種多獲以明報祭所由亦
是報之事也經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乃是場功畢入當十月之後而得言
秋報者作者先陳人事使畢然後言其報祭其實報祭在秋寧止在冬也

黃氏度曰良耜言殺時悖性
者則專主祭社稷而言也

豐年序曰秋冬報也

疏天地社稷之神雖則常祭謂之祈報
宋子傳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大割祠于公社

注此蜡祭也大割殺羣牲割之也疏謂大割牲以

祠公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皇氏云社是報功故云大割

方氏懋曰公社親而不尊在致味以祭之故曰大割

明堂位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注省讀為彌彌秋田名也春田祭社

秋田祀坊

方氏懋曰社與省春與秋皆有之其所異者春社以祈為主秋社以報為主春省以耕為主秋省以斂為主耳此于社言春以該秋于省言秋以該春其實一也

山堂考索載芟載柞其耕澤澤此春祈社稷之詩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此秋報社稷之詩也夫廬居族處非上不生枵腹張頤非穀不食知土穀之不容一日廢則社稷之祭如之何其廢之是故人臣有平土之功則取以配社如共工氏之子龍高陽氏之子黎是也有播穀之功取以配稷如烈山氏之子柱厲山氏之子農是也古人崇重之意如何如祭之以春官卜之以肆師擇之以元日重歲事也行之于新邑禱之于紛榆正之于洛陽示尊敬也其不崇重之意又為何如蓋自不立官稷而社稷之禮始廢不建州社而祀社之禮始壞一廢于漢之中世再壞于唐之建州况復有載芟良耜之遺意乎吁此張文琮所以有何觀之嘆然而社用羊豕稷用黍稷又奚為不用犢祭蓋用犢乃祭地之禮社稷雖地示之屬而非地猶五帝為天之尊神而非天也社安得不用羊豕稷安得不用黍稷乎吾于此又知社稷為土穀之正神實非人為之也

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

注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疏后土者五宮

之后土即社神也與左傳僖十五年云君履后土者別也但句龍為配社之神又為后土之官也云祀社日用甲者解經元日也案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

方氏懋曰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則民固有社矣然非天子命之無敢專祭焉故擇元日而命之也且社土示也方春土發生之時擇元日而祭之亦祈其土之利無不善而已郊特牲言社日用甲則此言元日蓋甲日也社日用甲則得其善矣故謂之元日焉凡祭社而稷必從之此止言命民社者特舉重以見輕耳

邱光庭兼明書

社日或問曰月令云擇元日命人

社註云元日近春分前後戊日郊特牲云日用甲日之始也與今註月令不同何也答曰召誥云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則是今註月令取召誥為義也不取郊特牲為義者以社祭土土畏木甲屬木故不用甲也用戊者戊屬土也召誥周書則周人不用甲也郊特牲云甲者當是異代之禮也稷日或問曰祭

稷不別與社同日者何也答曰以百穀生于土戊屬

土故可與社同日而祭也

應氏鏞曰元日祈于上帝所以祀天也元日命民社所以祀地也乾始坤生事之如一不容有異心也故祈帝祀社皆曰元日而親耕則曰元辰而已載芟之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則藉田固以祈社稷矣而此復曰命民社者蓋藉田之祈王所自為之王社也命民社者王為羣姓所立之大社也同于為社而先後則有等差因事以為教也

邱氏濬曰此一里之祭也後世命民主里社本此然郊特牲祭社用甲日而召誥用戊日戊者土之氣也因土氣以祭社神當用上戊為是况所謂元者非但訓善也亦有首始之義謹考官歷春秋二社皆在仲月臣竊以為官府祭社宜用仲月上戊而里民所祭者當用官歷所定社日為宜又往往見有司祭社偶遇春秋二仲月之上旬戊在丁後必先釋奠而後祭社吁豈所謂上戊哉亦豈古人所以秩祭祀之意哉蓋秩之為言次序之謂也周禮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正謂此爾况社稷大祀先師中祀自當循其次序

郊特牲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注國中之神莫貴于社故日用甲也疏社是國中之貴神甲是旬日之初始

故用之也社之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曰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于公社是三也方氏慤曰社必用日之始何也蓋陽始于甲而物生陰極于辛而物成地雖以陰而成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原其始焉天雖以陽而生物然終天功者存乎陰故郊用辛以要其終焉夫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天地相須之義也故聖人制禮以致其義焉

馬氏晞孟曰日用甲用日之始則郊用辛用日之成也以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則郊宜用甲社宜用辛天雖主于生物亦有以成之則天之道所以明地雖主于成物亦有以生之則地之道所以神蓋郊所以明天道故用辛社所以神地道故用甲曲禮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郊者外事也社者內事也而此言郊用辛日之柔社用甲日之剛者說者以為郊社至尊之祭不可同于內外此說得之又曰凡日始于甲物成于辛日始于甲而社用之者地以形成物而肇地事者氣也氣自甲而始故用是以社物成于辛而郊用之者天以氣始物而終天事者形也形至辛而成故用是以郊天地相合萬物資焉故曰郊以明天道社以神地道萬物資氣于天故郊于孟春資生于地故社于仲春應氏鏞曰郊用辛乾位也氣之藏也超乎物無為之尊天之道也社用甲震方也物之生也役于乾有用而勞土之象也周氏諤曰甲者陽中之陽也社用甲而不用乙欲其以陽召陰也辛者陰中之陰也郊用辛而不用庚欲其以陰召陽也以甲為用日之始則誤矣

祭統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

周禮地官封人令社稷之職

注將祭之時令諸侯有職事于社稷者也郊特牲曰惟為社事單出里惟為社

田國人畢作惟為社邱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疏春秋祭社皆有職事令之者使各依職司而行故須令之也

鄭氏鏞曰諸侯當守社稷之職又慮其廢而不祀封人則令之使無敢廢職如是則其國之民亦為社事而單出里為社田而竭作為社祭而共粢盛亦不敢失其

郝氏敬曰社稷之職謂典守壇壝之人皆封人令之

禮記王制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通考案書曰乃社于新邑

牛一羊一豕一是天子用太牢也

方氏懋曰牢者圈也以能有所畜故所畜之牲皆曰牢也太牢具牛羊豕焉以其大故曰太牢則羊豕而已以其小故曰少天子之社稷主天下之土穀故用太牢以祭之諸侯之社稷主一國之土穀故用少牢以祭之此隆殺之別也

郊特牲社稷太牢疏社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功及于人

方氏懋曰于牲言特以見太牢之非一于牢言太以見特牲之用犢也特別牢所畜之物牢則牲所畜之地互相備也牲孕祭帝弗用則社稷容或用焉

月令季夏之月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

民無不成出其力以祠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注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

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艾芻養牲以供祠神靈為民祈福也

季冬之月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社稷

之饗注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饗獻也疏列次也來歲祭祀所須犧牲出諸侯之國國有大小故命太史書

列之以共賦也社稷王之社稷也諸侯自有社稷而始封亦割王社土與之故賦牲共王社稷也

周禮地官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

注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鄭司農云黝讀為

幽幽黑也疏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是社稱陰孝經緯鈞命決云祭地于北郊就陰位被對郊天就陽位則是神州之神在北郊而稱陰以是知陰祀中有祭地于北郊及社稷也

鄭氏鍔曰用黝豈徒色之黑哉必欲其毛純乎黑牧人毛之然後五官奉之是禮官之事亦牧人之事

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

注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疏此地之次祀先薦血以飲神且社稷亦土神故

舉社以表地示鼓人亦云靈鼓鼓社祭亦舉社以表地此其類也云陰祀自血起者對天為陽祀自烟起貴氣臭同也

項氏安世曰血毛告幽全之物又曰血祭盛氣也則以地道有幽陰之義而求之以血也

鄭氏鍔曰血之為物有象而非虛有形而非實物之幽蓋亦求之于虛實之間

肆師立次祀用牲幣注元謂次祀又有社稷

易氏被曰牲色之純者謂之牲上言牲牲下特言牲則其色之不必純也幣帛一也自其質言之謂之帛制而用之謂之幣

周書召誥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孔傳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

白虎通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

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

少牢宗廟俱太牢社稷少牢何宗廟太牢所以廣孝道也社稷為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

右牲

周禮春官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壇用大罍

注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中壇謂委土為壇壇所以祭也大罍瓦罍疏壇謂委土為壇壇所以祭者謂四邊委土為壇于中除地為壇壇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壇之類也此經云社壇謂若封人及大司徒皆云社壇皆直據外壇而言也知大罍是瓦罍者旣人為瓦罍據外神明此罍亦用瓦取質略之意也

鄭氏錡曰社壇者社之外委土為壇壇其中為壇社祭土以瓦罍出于土器雖出于土然非用人工以陶冶器無自而成祭祀社壇則用大罍以盛秬鬯以見土者人所功用而社神有功于土

王氏昭禹曰社壇則封人所設王之社壇王社之示比于天地之神為近人情則宜交之以人道故有秬鬯言于人道則非鬼故不加鬱而不裸

蕙田案社必有壇故言社壇亦舉社以該稷

禮記祭義天子為藉千畝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

先古以為醴酪盞盛

郊特牲惟社邱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注邱十六井也四邱六十四井

曰甸或謂之乘乘者以于車賦出長轂一乘乘或為鄰疏惟社邱乘共粢盛者嚮說祭社用牲此言祭社用米也邱乘者都鄙井田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乘惟祭社而使邱乘共其粢盛也粢稷也稷曰明粢在器曰盛所以報本反始結美報也皇氏曰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邱乘共之示民出力也國人畢作是報本而邱乘共粢盛是反始言粢盛是社所生故云反始也

方氏慤曰邱言其地也乘言其賦也夫社者陰之神軍者陰之事使軍賦之家而共粢盛于社各從其類也故將出征則宜乎社不用命則戮于社軍行則祓于社凱旋則獻于社皆以是耳故此不曰邱民而必曰邱乘也以非祭社則不必如是故每言惟焉則以本始有在乎此而報反之禮不可不重故也

張子曰古者邱乘共粢盛恐十里之中立一社也

劉氏彝曰天子諸侯郊社宗廟粢盛取于神倉大夫都鄙粢盛取于邱乘也衣食本乎土故曰報本知平水土始于句龍知播五穀始于后稷故以為配是曰反始焉

詩小雅甫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傳器實曰粢在器曰盛社后土

也方迎四方氣于郊也箋云以潔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疏經傳多齊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春官肆師祭之日表粢盛告潔注云粢六穀也則六穀總為齊天官甸師注云粢稷也惟以稷為粢者以稷是穀之長為諸穀之總名六穀皆為器之實故曰器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于器也故桓六年左傳曰潔粢豐盛言為穀則潔清在器則豐滿是指器實為粢在器為盛也

右酒醴粢盛

周禮春官司服祭社稷則希冕

注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疏云希刺粉米無

畫也者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然則希冕之粉米亦刺之也

鄭氏鍔曰希冕惟有粉米黼黻三章其章為罕故其字用希本又作絺字粉米兩物共為一章言粉其米以為章其在裳則常繡及為三章之首則當畫以在衣不可繡也社稷五祀五岳同于血祭此則用七章之服以祀四望山川又用五章之服以祭社稷五祀蓋此言山川在社稷之上殆非邱陵墳衍之山川也指四望之山川耳何則邱陵墳衍之山川當此羣小祀以元冕祭之不當處社稷之上觀祀五帝享先王祭社稷祭羣小祀而獨于四望山川之祭謂之祀四望山川則其尊可知粉米者養人之物社稷者土穀之養人者也五祀之神則能平五行之政亦有功利以生人者也故祭則同服或謂絺為細葛布上刺繡布豈可繡哉或謂其字音蕭蕭者繡也凡冕服皆元衣纁裳元冕惟有黻之一章刺于裳而已其衣無章但見其元色

黃氏度曰宗伯序社稷五祀先于五岳司服序四望山川先于社稷祭之秩當如宗伯司服自以服為序地祭以社稷見不別出則方丘不服大裘矣諸儒紛紛蓋未嘗考先王制祀之義

王制祀之義

王制祀之義

右冕服

周禮春官大司樂乃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

注地示祭于北郊及社稷疏知及社稷者薦祭言之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用血饗六郊同又在五岳之上故知用樂亦與神州同

與神州同

地官鼓人以靈鼓鼓社祭

注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示也疏郊特牲云社祭土神地之道故舉社以表地

示大宗伯亦云血祭祭社稷五祀亦舉社以表地示其實地之大小之祭皆用靈鼓

鄭氏鍔曰地道有形可見而靈者神之降而有驗故名靈者以鼓社祭則宜言鼓神祀鼓鬼享不言地示乃曰鼓社祭何也記曰社祭土而主地蓋社者地神之尤貴言社則地示見矣觀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亦只言以血祭祭社稷意蓋類此

舞師教敎舞師而舞社稷之祭祀

地官鼓人孔疏案樂師注敎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

史氏浩曰敎舞執五采繒如敎

王氏昭禹曰社稷土穀之神所以生養人者欲其無災害之厲民而有敎除之功敎有敎除之義也故敎舞師而舞社稷之祭祀

詩周頌載芟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祖隰祖畛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噲其饁思媚其婦有

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

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庶載獲濟濟有實其

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

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

古如茲疏載芟詩者春藉田而祈社稷之樂歌也

詩緝李氏曰噫嘻豐年其說為略載芟良耜其說為詳蓋祈上帝所以尊之也故其詞略祭社稷所以親之也故其詞詳

良耜畎畝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
女載筐及筥其饗伊黍其笠伊糾其鍤斯趙以薅荼蓼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獲之挈挈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
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特牲有棗

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疏良耜詩者秋報社稷之樂歌也傳黃牛黑唇曰特牲社稷之牛角尺

直云黑唇以言黑唇明不當與身同色牛之黃者眾故知黃牛也某氏亦云黃牛黑唇曰特取此傳為說也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陰祀祭地社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牲角以黑而用黃者蓋正禮用黝至于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唇也以經言角辨角之長短故云社稷之牛角尺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釭粟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社稷之牛半于宗廟宜與賓客同尺也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此箋不易毛傳益以禮緯難信不據以為正也社稷太牢獨云牛者牛三牲為大故特言之

詩緝黃氏曰載芟言以洽百禮者仍其豐年之慶而百神之祀皆無所缺也良耜言殺時特牲者則專主祭社稷而言也

白虎通祭社有樂樂記曰樂之施于金石絲竹越于聲音用之于宗廟社稷

右樂舞

禮記郊特牲君南鄉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注墉謂之墉北墉社內北墉也

疏社既主陰陰宜在北故祭社時以社在南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墉下而南向祭之是答陰之義也

白虎通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

禮器三獻文注謂祭社稷五祀其神稍尊比羣小祀禮儀為文飾也疏希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故知三獻祭社稷五祀也

三獻爛注三獻祭社稷五祀爛沈肉于湯也

通典三獻禮取血先瘞于所祭之處以為祭始次則

神以玉尸前薦爛肉及脯醢籩豆王則酌大罍中酒以獻尸所謂朝踐之獻是為一獻也至薦熟時宗伯亦攝后酌以亞獻所謂再獻尸食訖賓長酌酌尸

謂之三獻

右君親祭三獻

春秋閔二年左氏傳受賑于社

注賑宜社之肉盛以賑器疏釋天云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知出兵必祭社祭社名爲宜周禮大宗伯以賑贖之禮親兄弟之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賑知賑是器物可執之以賜人也今言受賑于社明是祭社之肉盛以賑器賜元帥也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鄭元云蜃大蛤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

右受賑

周禮春官肆師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注社祭土爲取財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疏此社亦是秋祭社之日也言涖卜來歲之稼者祭社有二時謂春祈秋報報者報其成熟之功今卜者來歲亦如今年宜稼與不但春稼秋稼不言穡而言稼者秋穡由于春稼故據稼而言之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故云社祭土而取財焉

鄭氏鐔曰詩人言大田多稼以社以方故知稼爲田苗之事祭社有二春祈秋報知此社非春祈者以嘗與彌無非秋事知此爲秋報祭之社也

右卜稼

詩大雅綿乃立冢土戎醜攸行

爾雅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郭注冢土大社戎醜大眾有事祭也周官所謂宜乎社邢疏孫炎曰大事兵也有事祭也宜求見使祐也此文本解戎醜攸行之意言國家起發軍旅之大事以興動其大眾必先有祭事于此社而出行其祭之名謂之爲宜以師行必須宜祭以告社故言戎醜攸行也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其福宜故謂之宜

春官大祝大師宜于社及軍歸獻于社

疏言大師者王出六軍親行征伐故曰大師云宜于社者軍將出宜祭于社即將社主行不用命戮于社及軍歸獻于社者謂征伐有功得囚俘而歸獻捷于社

大會同宜于社反行舍奠

注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陳氏祥道曰釋奠者設牲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古者釋奠或施于山川或施于廟社或施于學

小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

注鄭司農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無令寇侵犯之杜子春讀禋爲祀書亦或爲祀元謂保祀互文郊社皆守而祀之彌災兵

鄭氏鐔曰有寇戎則事出不虞兵自外作則出而保郊四郊兆域皆神之所處人心不安神或失所依小祝事神者也故就其所保而守之以安神也社在國內但祀以弭災兵可也鄭康成以保郊祀于社爲一句其說不可用黃氏度曰郊非有司所當祀也直保之祀社而已

王氏昭禹曰保郊以
防患祀社以弭兵

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

注社軍社也宗遷主也
社軍社也者在軍不用命戮于

社又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故名軍社也鄭知宗遷主者
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故知遷主也

易氏祓曰師甸者田而後用師者必
載社之石主祖之木主示有所受命

夏官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

于社

注功勝也律者以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也
獻則令奏愷樂注云獻于祖與此異鄭答曰司馬主軍事之功故獻于社

疏趙商問大司樂王師大

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宗廟故獻于祖若然軍有功
二處俱獻以出軍之時告于祖宜于社故反必告也

王氏詳說曰祖本仁故獻愷在

春官社本義故獻愷在秋官

鄭氏鐸曰司馬主九伐之法故

獻于社示法陰而行誅伐也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蔡氏德晉曰奉主車奉
護廟社上之車而歸也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宜乎社

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祈于社

陳氏祥道曰武王之出師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所以告
其伐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所以告其成也

周書泰誓宜于冢土

孔傳冢土社也祭社曰宜
見福祐也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

株氏之奇曰宜于冢土與王制宜于社其曰宜者亦當
是非祭祀之常禮權其事宜以制其禮則謂之宜也

春秋定四年左氏傳子魚曰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
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若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
于是乎出竟

注師出先有事祓禱于社謂之宜社于
是殺牲以血塗鼓聲為釁鼓奉社主也

蕙田案以上九條出師祭社

周禮夏官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

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注春田為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
田後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

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遂圍禁旌弊爭禽
而不審者罰以假馬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也既誓令鼓而圍之遂蒐田火弊火
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植旌衆
皆獻其所獲禽焉詩云言私其縱獻豨于公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鄭司農
云貉讀為馮馮謂師祭也書亦或為馮
疏此因田獵而祭非月令仲春祭社也

鄭氏鐸曰將田之初有司行表貉之祭司馬以軍法誓民所謂有司者肆師甸
祝也肆師大田獵祭表貉則為位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則有司謂此

二官明矣鄭康成以為大司徒無表貉事其說非也

蕙田案此條田獵祭社

春官小宗伯凡天地之大災類社稷宗廟則為位注禱祈禮輕類

者依其正禮而為之疏天災謂日月食星辰奔墜地災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小宗伯為禱祭之

王氏昭禹曰大災若日月食山冢崩皆非常之變則合聚社稷宗廟之神而禱祀焉故曰類

鄭氏鈔曰天神曰類而社稷宗廟亦曰類者蓋當變故之祭依做其正禮聚一處以禱祀故以類言之

大祝國有大故天災彌祀社稷禱祠注大故兵寇也天災疫癘水旱也彌猶備也禱祀社

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

鄭氏鈔曰國有災故祀社稷之神以弭息之始禱祈終報祠皆掌之

春秋襄二十五年左氏傳祝祓社注祓除也疏周禮女巫掌歲

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彼言祓除知此祓社是祓除也

周禮夏官小子掌珥于社稷注鄭司農云珥社稷以牲頭祭也元謂珥讀為岬岬者饗禮之事也岬社稷五

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疏先鄭云珥以牲頭祭漢時祈禱有牲頭祭後鄭不從者案禮記雜記饗廟之禮云門夾室用雞其岬皆于屋下岬既為饗禮此則與岬

連文則創亦是饗禮非祭祀之法何得為牲頭祭乎是以後鄭為饗法解之

王氏與之曰珥當為弭如小祝所謂弭兵災非饗事也

黃氏度曰社稷人所依以生者故有禱祈之事

詩大雅雲漢方社不莫注祭四方與社不晚朱子傳曰方祭四方社祭土神也

春秋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注鼓伐鼓也用牲以祭社傳例曰非常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注門國門也傳例曰亦非常也

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傳

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

伐鼓于朝

蕙田案以上八條禱祈祭社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宜乎社諸侯將出宜乎社疏此論天子巡守之

禮將出謂初出時也知此是巡守者以下別云出征也宜乎社者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也云宜者令誅罰得宜又社主乎地也

馬氏晞孟曰宜者以事之宜而告于社而其禮則略于祭地葉氏夢得曰諸侯臣也臣則地道故宜乎社理有宜而巡守所出皆理所宜行故于社皆言宜也

蕙田案此條巡狩祭社

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命祝史告社稷宗廟山川

蕙田案此條君行告社

周禮春官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注后土社神也

鄭氏鏗曰先告后土然後分封示不敢專也大宗伯掌其禮大祝則掌告也告之之時其事用牲其禮用幣以為割裂土宇故用盛禮焉

周書召誥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孔傳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

王氏充耘曰郊社大事也周召以人臣行之可乎蓋因事祭告奉王冊命以行事非常祭之比也

書傳說彙纂社于新邑謂此乃所以祀地者非也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又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云此今時里社也又月令命民

社仲春之祭也詩以社以方秋祭也孟冬則云大割祀于公社是一歲三社也社之日自天子以至于士庶人皆得共之其名至多名同而義則各異茲之社于新邑乃社稷之社位在庫門之右者若以此社為祭地則王制所云祭天地社稷地與社豈重累而舉之乎

蕙田案以上二條建國告祭

右因事祭社稷

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朱子注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趙注犧牲已成肥腍梁稻已成潔清祭祀社稷常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更有功于民者為之也社稷者蓋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為禋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句龍為社柱為稷及湯之早以棄易其柱是知社稷之變置又有見于湯之時然也

朱子注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

右變置社稷

禮記郊特牲疏其社稷制度白虎通云天子之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說者又云天子之社封五色土為之若諸侯受封各割其方色土與之則東方青南方赤之等是也上皆以黃土也其天子諸侯皆有二社者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是各有二社又各有勝國之社故此云喪國之社屋之是天子有之也案春秋亳社災公羊云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是魯有之也襄三十年左傳云烏鳴于亳社是宋有之也此是天子諸侯二社之義其所置之處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鄭云庫

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為羣姓立社者在庫門內之西自為立社者在藉田之中其亡國之社稷穀梁傳云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則亳社在東也故左傳云間于兩社為公室輔蓋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廟庭執政之處故云間于兩社也其卿大夫以下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其大夫以下所置社者皆以土地所宜之木則論語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故大司徒

五言文
云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是也其天子大社之等案尚書無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其天子諸侯大夫等皆有稷也故註司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神也田主尚然故知天子諸侯社皆有稷其亡國之社亦有稷故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有稷也但亡國之社稷故略之用刑官爲尸其祭餘社爲尸不用刑官也其社之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于公社是三也其社主用石故鄭注宗伯云社之主蓋用石案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向營並壇共門或曰在社壇北其用主無文不可強言今禮用兩圭有邸

蕙田案疏稱王社在藉田社主用石于經無考唯云天子諸侯皆有稷極是

陳氏禮書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百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以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必有配而社配以句龍稷配以柱商之時又易柱以棄以其功利足以侔社稷故也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社言之是也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于天子而苴以茅漢之時有受青土赤土蔡邕以茅社言之是也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壇則北面社向

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
 達天地之氣是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栢
 周以栗是也其方廣則五丈其主則石為之其列則
 社東而稷西先儒之說蓋有所受之也先王之祭社
 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而歌載芟秋報
 而歌良耜此祭之常者也凡天地大災之類祭太故
 天災之彌祀君行有宜宮成有岬此祭之不常者也
 祭之常者用甲其他則唯吉而已祭之牲以太牢其
 遇天災則用幣而已考之于禮王之祭也南面其服
 也希冕其牲用黝其祭血祭其罇大壘其樂應鐘其
 舞帔舞其鼓靈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義非深知禮
 樂之情者孰與此哉先儒有以王社有稷壇原隰為
 稷神有以句龍為社而非配社柱為稷而非配稷後

世又有以夏禹為社配有以戊亥為社日有以先農
 為帝社有以大稷為稷社皆臆論也

又曰有天下之社有一國之社有眾人之社有一人
 之社有失國之社大社天下之社也國社一國之社
 也置社眾人之社也王社侯社一人之社也喪國之
 社屋之失國之社也三社之制大社為大此孟子所
 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喪國之社天子所以
 為戒則又次于王社矣以言安不可以忘危也書曰
 夏社禮與春秋曰亳社皆以為戒而已然則諸侯有
 國社侯社與春秋之亳社亦三社矣天子之社在雉
 門之右而繇詩曰乃立應門繼之曰乃立冢土冢土
 社也則諸侯之社亦在門內也天子之牲太牢則諸
 侯當用少牢若郊特特曰社事單出里邱乘共粢盛

此大夫以下之社也社稷之重于古也如此而孟子
早乾水溢變置社稷夫水旱者天事也人事不勝故
天變見于時而社稷土示也豈其罪哉然則謂之變
者猶曰以變置諸侯耳

蕙田案禮書謂王社無稷壇非是

禮經會元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有國
則有社稷矣古者立君則曰奉社稷取女則曰共社
稷死國則曰死社稷去國則曰去社稷社稷之重亦
明矣是故大司徒辨制邦國都鄙之畿疆而首設社
稷之壇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封人
掌設王之社壇而樹之凡封國則必設社稷之壇造
都邑亦如之以此見王畿都鄙邦國皆有社稷矣鄭
康成曰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

曰句龍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于稷湯遷之而祀棄
此社稷之神然大宗伯則以血祭祭社稷小宗伯
大災類社稷則為位舞師帥舞社稷之祭祀大祝國
有大故天災則彌祀社稷禱祀小子則掌珥于社稷
凡所用于社稷者豈非以其與天時相為休咎歟喪
祝則掌勝國之社稷祝號以祭祀禱祠士師則祭勝
國之社稷而為之尸是亡國之社稷亦存矣古人崇
重社稷如此豈非以其與國祚相為存亡歟故載芟
之詩曰春祈社稷也良耜之詩曰秋報社稷也豈非
以其與歲事相為豐耗歟然古者之奉社稷犧牲必
成粢盛必潔苟有旱乾水溢之災則變置社稷說者
謂湯伐桀時早明牲以薦而猶早至七年故湯遷柱
而以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者于是故止果如

是說則社稷可以變置其神乎曰此即大宰祭祀馭
神之意也蓋聖人之制祭祀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能
禦大災則祀之水旱為沴故社稷不享矣故變置者
變易其祭祀之禮而已豈以社稷之神而改易之歟
湯之遷柱祀棄也以棄之功大于柱也非以旱而遷
也且湯既放桀欲遷夏社猶以為不可勝國之社猶
不可遷則必無遷句龍之意句龍不遷則遷柱祀棄
者必不以旱遷之矣漢人除秦社稷立漢社稷豈識
周存勝國社稷之意乎抑嘗以封人考之曰掌設王
之社壝而不言稷鄭康成謂稷社之細也若是則周
人果重社而輕稷乎后稷周之先祖殷人祀之以為
稷周之子孫尤宜加敬今考之周禮宗伯甸師則用
牲于社大祝大師則宜于社大會同則宜于社小祝

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大司馬蒐田獻以祭社大
司寇大軍旅則涖戮于社類皆言社而不言稷蓋以
稷司稼穡之事非師旅田役殺伐之事可浼也周人
祖以后稷而郊祀之以配天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
天又非社事配地之所得比也觀封人言設王社而
不言稷又以見周人尊祖重農之意歟

蕙田案葉氏論變置社稷一條良是

唐氏仲友曰先王之祀上下達禮未有社稷者也耕
耨斂藏人力所可勉旱乾水溢則繫于神祇故先
王神祇之事皆為民祈穀也天尊地親故事之不同
噫嘻事之以誠載芟事之以力載芟良耜人事盡矣
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忽于神也故祈焉不敢謂人事
之盡而忘于神也故報焉祈非吾過求也振古如茲

矣報非止于今也欲其有繼焉所謂以似以續續古
 之人者涖卜來歲之稼之意也諸侯危社稷而變置
 者古有之矣旱乾水溢而變置社稷者未聞焉孟子
 謂民為貴社稷次之故舉是禮以言人君固不可舍
 已而求之神也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又
 曰自郊徂宮后稷不克宮社宮也意吾常禮之未修
 則祈社修矣意吾變禮之未舉則郊宮徂矣而終不
 敢以責神也自反而已自勉而已周先王其于豐凶
 之祭所以敬事社稷者蓋如此故社稷國之主也兵
 農之事繫焉古者兵出于鄉遂邱乘其本在社有社
 斯有民有民斯有兵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故奉之主
 車戮則行焉勝則獻焉報本反始焉耳言公社以別
 私言民社以別官王與諸侯為羣姓立者公也自為

右總論社稷

立者私也里社民社也百室以上官社也命民社則
 下通于二十五家之里社大割祠于公社則王之
 社而已祀地之禮有公而又有私者親地也尊無二
 上故事天明獨行于天子而無二尊事地察故下達
 于庶人而且有公私焉尊親之辨如此

五禮通考卷第四十二

五禮通考卷第四十三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鼎

李葆總督直隸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吉禮四十三

社稷

漢書高祖本紀二年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

稷

郊祀志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

鄭氏曰枌榆鄉名晉灼曰枌白榆也社在豐東北一五里師古曰以

此樹為社神因立名蓋高祖里社也

蕙田案禮有勝國之社故商有夏社周有殷

社示誠也高祖除秦社稷則勝國之社禮亡

矣

二年入關因命縣為公社

李奇曰猶官社

蕭何傳漢二年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

郊祀志六年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粉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長安置祠祀官梁巫祠天社秦巫祠社

主師古曰即五社主也

蕙田案粉榆社周禮所云樹之田土各以所宜木名其社也

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謂隨其祠具之豐儉也

漢舊儀宮大社及大稷一歲各再祠太祝令常以二月八日以一太牢使者監祠南向立不拜天下祠

社稷社者古司空主平水土共工氏之子勾龍氏能平水土植百穀祭于社以報其功稷者司馬官長助后稷耕種祭于稷以報其功祠社稷各官長諸侯丞

相中二千石二千石以下令長侍祠

文獻通考成帝初衡譚奏罷雍舊祠社主有五祠置其

漢書平帝本紀元始三年夏立官稷

郊祀志平帝時大司馬王莽上書帝王建立社稷百王

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

為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師古曰大雅綿之詩也冢大也土土神謂大社也又曰

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也田祖稷神也言設樂以御祭于神為農求甘雨也禮記曰

唯祭宗廟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李奇曰引棺車謂之紼當祭天地五祀則越紼而行事不以私喪廢公祀

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師古曰紼引車索也臣瓚曰高帝

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種穀樹漢社稷禮所謂大社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祀令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世祖中興不立官稷相承至今也遂于官社

社稷

師古曰穀樹楮樹也
其子類穀故于稷種
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

蕙田案高祖立漢社稷有大社大稷即周禮
王為羣姓立之大社也又有官社而未立官
稷王莽立之亦猶古王社矣但古者大社王
社皆以勾龍配而莽又以夏禹配之妄矣

右漢社稷

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元年八月壬子祭社稷
二年
正月壬子建社稷于洛陽
祭祀志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方壇
無屋有門牆而已二月八日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
使有司祠孝經授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
之長也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
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

疏自夏以上祀以為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棄為后
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為稷大司農鄭元說古者官
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勾龍配食于社棄配食于稷郡
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惟州所治有社無
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

案平字當考

蕙田案後漢社稷壇位配神祭祀之禮俱合
古用康成說也州社無稷非是

章帝本紀章和元年八月南巡守戊子幸梁已丑遣使
祠豐枌榆社

文獻通考漢儀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以
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

何休注公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

道也以朱絲繫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闔恐人犯之故繫之也何休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于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繫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闔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為日光盡天闔冥恐人犯歷之故繫之然此說非也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

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為順也白虎通曰日食必救之陰侵陽也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日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土地別神也尊之不敢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用牲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虛言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

蕙田案此即左傳伐鼓用牲之意蓋漢猶行之也

右後漢社稷

晉書禮志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

通典明帝景初中立帝社博士孔晁議漢氏及魏初皆立一社一稷至景初之時更立太社太稷又特立帝社云禮記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言為羣姓下及士庶皆使立社非自立也今並立二社一神二位同時俱祭于事為重于禮為贖宜省除一社以從舊典劉喜難曰祭法為羣姓立社若如晁議當言王使不得言為

下云王為羣姓立七祀諸侯自立為五祀若是使羣姓私立何得踰于諸侯而祭七祀乎却為羣姓立七祀乃王之祀也夫人取法于天取財于地普天率土無不奉祀而何言乎一神二位以為煩瀆

蕙田案孔晁之議出于臆說劉喜難之是也

明帝時祭社但稱皇帝

王肅議太尉等祭祀但稱名不稱臣每有事須告皆遣祝史

魏曹植社頌

余前封鄆城侯轉雍丘皆欲為上宅宇初造以府庫尚豐志在善公夫務完圃而已農桑一無所營經離十載塊然守空飢寒備嘗聖朝閱之故封此縣田則膏腴桑則天下之甲第故封此桑以為田社乃作頌云

於惟太社官名后土是曰勾龍功著上古德配帝王實為靈主克明播殖農正日舉尊以作稷豐年是與義與社同方神北宇建國成家莫不攸敘

右魏社稷

晉書武帝本紀太康九年春二月壬辰初并二社為一

禮志前漢但制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晉初仍魏無所損益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祠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於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故自報自為立社者為籍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藉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為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都也景侯此論據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為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為人間之社未

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為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羣姓之眾王者通為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為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也眾庶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師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為羣姓立七祀王自為立七祀言自為者自為而祀也為羣姓者為羣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案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社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為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見思惟景侯之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勅尚書召誥乃社於新邑

五百五
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案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
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稷無牲矣說者則曰舉
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
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過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
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
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
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所掌社
壝無稷字說者以為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
而加立帝社之稷時成粢議社稷景侯論太社不立京
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為如祭法之論景侯之解交
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
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
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

此太社復為立京都也不知此論何從而出而與解垂
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問不
能默已謹復續上劉實與咸議同詔曰社稷一神而相
襲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舊一如魏制

蕙田案景侯不自立之京師之說與孔晁同
義傳咸以為人間之社不稱太足以折服之
矣景侯解禹貢又與已說相矛盾然此解却
是

武帝本紀太康十年六月庚子復置二社

禮志擊虞奏以為臣案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王
自為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又曰以
血祭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
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為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

不可廢故凡祓社釁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誥社於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社營一社之處朝議沸然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為永制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

元帝本紀建武元年春三月立宗廟社稷於建康

禮志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佑萬方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邦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

晉殷仲堪合社文 里社之由來尚矣今二三宗親

思桑梓之遺風遵先聖之明誥絜齊牲牢庶乎自祐以來一日之澤然三人之行必有其師故復選中正立三老者惟公理以御衆稽舊章以作憲

王廙春社櫟頌 吉辰兮上戊明靈兮唯社百室兮畢集祈祭兮樹下濯卵兮蒞韭齧菘兮擗鮓縹醪兮浮蟻交觴兮並坐氣和兮體適心怡兮志可

右晉社稷

宋書禮志祀太社帝社大稷常以歲二月八月二社日祀之太祝令夕牲進熟如郊廟儀司空太常大司農三獻也官有其注周禮王親祭漢以來有司行事

通典宋仍晉舊無所改作

宋何承天社頌 余以永初三年八月大社聊為此

文實唯陰祗稷為穀先率育萬類協靈昊乾霸德方

將世號共工厥有才子實曰勾龍稱物平賦百姓熙
雍唐堯救災決河流江棄亦播殖作乂萬邦克配二
祀以報勲庸勲庸伊何厚載生民倉廩既實禮節斯
行人亦有言因物思人矧乃大德功彼陶鈞豈伊百
世萬代不泯蒸哉帝王肇建皇極體國經野設官分
職戕戕二社剖榦比殖歲云其秋晷漏均程牲牢既
潔嘉薦惟馨乃家乃國是奉是尊

南齊書禮志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祀
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蝕既在致齋內未審於社祀無疑
不曹檢未有前准尚書令王儉議禮記曾子問天子嘗
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惟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
日火日蝕則停尋伐鼓用牲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問
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齋初日仍值薄蝕則不應廢祭又

初平四年士孫瑞議以日蝕廢社而不廢郊朝議從之
王者父天親地郊社不殊此則前准為不宜廢詔可
永明十一年兼祠部郎何佟之議案禮記郊特牲社祭
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鄭元云
答猶對也北墉社內北牆也王肅云陰氣北向故君南
向以答之答之為言是相對之稱知古祭社北向設位
齋官南向明矣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並東向
而齋官位在帝社壇北西向於神背後行禮又名稷為
稷社甚乖禮意及未知失在何時原此禮當未久竊以
皇齊改物禮樂維新中國之神莫貴於社若遂仍前謬
懼虧盛典謂二社語其義則殊論其神則一位並宜北
向稷若北向則成相背稷是百穀之總神非陰氣之主
宜依先東向齋官在社壇東北南向立東為上諸執事

西向立南爲上稷依禮無兼稱今若欲尊崇正可名爲
太稷耳豈得謂爲稷社耶臘祀太社日近案奏事御改
定儀注儀曹稱治禮學士議曰郊特牲又云君之南向
答陽也臣之北向答君也若以陽氣在南則位應向北
陰氣在北則位宜向南今南北二郊一限南向皇帝奠
幣黑瓚階東西向故知壇墀無繫於陰陽設位寧拘於
南北羣神小祀類皆限南面薦享之時北向行禮蓋欲
申靈祇之尊表求幽之義魏世秦靜使社稷別營稱自
漢以來相承南向漢之於周世代未遠鄙上顏基商邱
餘樹猶應尚存迷方失位未至於此通儒達識不以爲
非庾蔚之昔已有此議後徐爰周景遠並不同仍舊不
改佟之議來難引君南向答陽臣北向答君敢問答之
爲言爲是相對爲是相背相背則社位南向君亦南向

可如來議郊特牲云臣之北向答君復是君背臣今言
君南臣北向相稱答則君南不得稱答矣記何得云祭
社君南向以答陰邪社果同向則君亦宜西向何故在
社南向在郊西向邪解則不然記云君之南向答陽此
明朝會之時盛陽在南故君南向對之猶聖人南面而
聽向明而治之義耳寧是祈祀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
向君答故南向祀天南向君答宜北向矣今皇帝黑瓚
階東西向者斯蓋始入之別位非接對之時也案記云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不用
命戮於社孔安國云社主陰陰主殺傳曰日蝕伐鼓於
社杜預云責羣陰也社主陰氣之盛故北向設位以本
其義耳餘祀雖亦地祇之貴而不主此義故位向不同
不得見餘陰祀不北向便謂社應南向也案周禮祭社

南向君求幽宜北向而記云君南向答陰之義求幽之論不乖歟魏權漢社社稷同營共門稷壇在社壇北非古制後移宮南自當如靜此言乃是顯漢社失周法見漢世舊事爾時祭社南向未審出何史籍就如議者靜所言是祭社位向仍漢舊法漢又襲周成規因而不改者則社稷三座並應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泰社及稷並東向邪治禮又難終之凡三往反至建武二年有司議治禮無的然顯據終之議乃行

蕙田案郊特牲君南向以答陰則社北向可知以爲社稷並南向固非以爲社南向稷東向是以稷爲社之配位矣勾龍后稷之配更宜何向耶終之駁稷社名得之治禮解臣北向答君非是祈祀天地之日亦是也

右宋齊社稷

隋書禮儀志梁社稷在太廟西其初蓋晉元帝建武元年所創有太社帝社太稷凡三壇門墻並隨其方色每以仲春仲秋並令郡國縣祠社稷先農縣又兼祀靈星風伯雨師之屬及臘又各祀社稷於壇百姓則二十五家爲一社其舊社及人稀者不限其家春秋祠水旱禱祈祠具隨其豐約

蕙田案梁社稷壇承晉制仲春仲秋祠之郡國各有祠也

舊太社廩犧吏牽牲司農省牲太祝吏贊牲天監四年明山賓議以爲案郊廟省牲日則廩犧令牽牲太祝令贊牲祭之日則太尉牽牲郊特牲云社者神地之道國主社稷義實爲重今公卿貴臣親執盛而令微吏牽牲

置
五禮通考卷之三
頗為輕末且司農省牲又非其義太常禮官實當斯職
禮祭社稷無親事牽之文謂宜以太常省牲廩犧令牽
牲太祝令贊牲帝惟以大祝贊牲為疑又以司農省牲
於理似傷犧吏執紉即事誠卑議以太常丞牽牲餘依
明議於是遂定大同初又加官社官稷并前為五壇焉

右梁社稷

隋書禮儀志陳制皆依梁舊而帝社以三牲首餘以骨
體薦粢盛為六飯粳以敦稻以牟黃粱以簠白粱以簋
黍以瑚粢以璉通典其儀本之齊制敦音對

陳書高祖本紀永定三年六月丁酉高祖不豫遣兼太
宰中書令謝哲告太社

隋書禮儀志陳宣帝大建中議從雙祀崑崙皇地示位
神州位在青陞之北甲寅地社在赤陞之西未地稷位

白陞之南庚地

右陳社稷

北魏書太祖本紀天興元年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
建宗廟立社稷十有一月辛亥詔儀曹郎中董謚撰郊
廟社稷之儀

禮志天興二年冬十月置太社太稷帝社於宗廟之右
為方壇四陞祀以二月八月用戊皆太宰句龍配社周
棄配稷皆有司侍祠

劉芳傳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
以朱絲為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
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
鄭元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
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鄭元云不

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
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
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見即敬之又
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
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
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
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
生萬物萬物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
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
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無逸篇
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
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

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為樹惟誠社誠稷無樹此其
七證也雖辯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案夏后氏以
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無逸篇
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
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為宜植以
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
稷無成證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世祖從之

高祖本紀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春正月戊辰車駕至
自鄴庚子告廟社

禮志天平四年四月七帝神主既遷於太廟太社石主
將遷於社宮禮官云應用幣中書侍郎裴伯茂時為祖
祀文伯茂據故事太和中遷社宮高祖用牲不用幣遂
以奏聞於是議者或引大戴禮遷廟用幣今遷社宜不

殊伯茂據尚書召誥應用牲詔遂從之

右北魏社稷

隋書禮儀志後齊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於國右每仲春仲秋月之元辰及臘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終獻

右北齊社稷

周書孝閔帝本紀元年春正月甲辰祠太社二月戊寅祠太社八月戊辰祠太社

隋書禮儀志後周社稷皇帝親祀則冢宰亞獻宗伯終獻

通典後周立社稷於左

明帝本紀元年冬十月甲午祠太社

武帝本紀保定元年春正月乙卯祠太社

右北周社稷

隋書高祖本紀開皇元年二月甲子即皇帝位景寅脩廟社

禮儀志開皇初社稷並列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焉牲色用黑孟冬下亥又臘祭之州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百姓亦各為社

高祖本紀開皇三年秋八月戊子上有事於太社七年十一月甲午幸馮翊親祠故社父老對詔失旨上大怒免其縣官而去

禮儀志大業七年征遼東煬帝遣諸將於薊城南桑乾河上築社稷二壇設方壇行宜社禮帝齋於臨朔宮懷荒殿預告官及侍從各齋於其所十二衛士並齋帝袞冕玉輅備法駕禮畢御金輅服通天冠還宮

置云
禮通考卷三
樂志社稷歌辭四首

迎送神登歌
與方丘同

春祈社奏誠夏辭 厚地開靈方壇崇祀達以風露
樹之松梓勾萌既甲芟柞伊始恭祈稔盛載膺休祉
春祈稷奏誠夏辭 粒食興教播厥有先尊神致絜
報本惟虔瞻榆束耒望杏開田方憑戩福佇詠豐年
秋報社奏誠夏辭 北墉申禮單出表誠豐犧入薦
華樂在庭原隰既平泉流又清如雲已望高廩斯盈
秋報稷奏誠夏辭 人天務急農亦勤止或藜或藿
惟藿惟芑涼風戒時歲云秋矣物成則報功施必祀

右隋社稷

舊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九年二月戊寅親祠社稷
禮儀志武德貞觀之制仲春秋二時戊日祭大社大
稷社以勾龍配稷以后稷配社稷各用太牢一牲色並

黑邊豆簋簋各二鉶俎各三季冬蜡之明日又祭社稷
於社宮如春秋二仲之禮

通典唐社稷亦在含光門內之右

冊府元龜武德九年正月丙子詔曰厚地載物社主
其祭嘉穀養民稷惟元祀列聖垂範昔王通訓建邦
正位莫此為先爰暨都邑建於州里率土之濱咸極
莊敬所以勸農務本修始報功敦序教義整密風俗
末代澆浮祀典虧替時逢喪亂仁惠弛薄壇壝闕昭
備之禮鄉閭無紀合之訓朕握圖受歷菲食卑宮奉
珪璧以尊嚴潔粢盛而煙燎尚想躬稼厲精治本永
言享祀宜存億紀是以吉日惟戊親祀大社率從百
僚以祈九穀今既南畝倣載東作方興州縣致祀宜
盡祗肅四方之民咸勤殖藝隨其性類命為宗社京

邑庶士臺省羣官里閭相從共遵社法以時供祀各申祈報兼行宴醕之義用洽鄉黨之歡且立節文明為典制進退俯仰登降折旋明加誨厲遞相勸獎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布告天下即宜遵用戊寅親祀社稷

通典唐初為帝社亦曰籍田壇貞觀三年太宗將親耕給事中孔穎達議曰禮天子籍田南郊諸侯東郊晉武帝猶東南今帝社乃東壇未合於古太宗曰書稱平秩東作而青輅黛耜順春氣也吾方位少陽田宜於東郊乃耕於東郊

舊唐書高宗本紀咸亨五年五月己未詔春秋二社本以祈農如聞此外別為邑會此後除二社外不得聚集有司嚴加禁止

唐書武后本紀長壽元年九月大赦改元改用九月社中宗本紀神龍元年五月乙酉立太廟社稷於東都禮樂志先農唐初為帝社亦曰籍田壇垂拱中武后籍田壇曰先農壇神龍元年禮部尚書祝欽明議曰周頌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禮天子為籍千畝諸侯百畝則緣田為社曰王社侯社今日先農失王社之義宜正名為帝社太常少卿韋叔夏博士張齊賢等議曰祭法王者立太社然後立王社所置之地則無傳也漢興已有官社未立官稷乃立於官社之後以夏禹配官社以后稷配官稷臣瓚曰高紀立漢社稷所謂太社也官社配以禹所謂王社也至光武乃不立官稷相承至今魏以官社為帝社故摯虞謂魏氏故事立太社是也晉或廢或置皆無處所或曰二社並處而王社居西崔氏皇甫

氏皆曰王社在籍田案衛宏漢儀春始東耕於籍田引詩先農則神農也又五經要義曰壇於田以祀先農如社魏秦靜議風伯雨師靈星先農社稷為國六神晉太始四年耕於東郊以太牢祀先農周隋舊儀及國朝先農皆祭神農於帝社配以后稷則王社先農不可一也今宜於籍田立帝社帝稷配以禹棄則先農帝社並祠叶於周之載芟之義欽明又議曰籍田之祭本王社古之祀先農勾龍后稷也烈山之子亦謂之農而周棄繼之皆祀為稷共工之子曰后土湯勝夏欲遷而不可故二神社稷主也黃帝以降不以義農列常祀豈社稷而豐樂農乎社稷之祭不取神農耒耜大功而專於共工烈山蓋以三皇洪荒之迹無取為教彼秦靜何人而知社稷先農為二而籍田有二壇乎先農王社一也皆后

稷勾龍異名而分祭牲以四牢欽明又言漢祀禹謬也今欲正王社先農之號而未決乃更加二祀不可叔夏齊賢等乃奏言經無先農禮曰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為在籍田也永徽中猶曰籍田垂拱後乃為先農然則先農與社一神今先農壇請改曰帝社壇以合古王社之義其祭準令以孟春吉亥祠后土以勾龍氏配於是為帝社壇又立帝稷壇於西如太社太稷而不設方色以異於太社

蕙田案社在籍田本無明據唐始以帝社為籍田壇繼以籍田為先農壇合社與先農而一之謬矣叔夏等又欲合先農帝社並祠而為二壇尤謬矣後乃改先農之名而曰帝社稍為得之然立社於籍田而奪先農之祀終

非禮也

張齊賢傳齊賢遷博士時東都置大社禮部尚書祝欽明問禮官博士周家田主用所宜木今社主石奈何齊賢與太常少卿韋叔夏國子司業郭山憚尹知章等議春秋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故曰不用命戮於社社稷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崔靈恩曰社主用石以地產最實歟呂氏春秋言殷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太社石主其來尚矣周之田主用所宜木其民間之社歟非太社也於是舊主長尺有六寸方尺七寸問博士云何齊賢等議社主之制禮無傳天子親征載以行則非過重禮社祭土主陰氣韓詩外傳天子太社方五丈諸侯半之五土數社主宜長五尺以準數五方二尺以準陰偶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半土中

本末均也請度以古尺云又問社稷壇隨四方用色而中不數尺冒黃土謂何齊賢等曰天子太社度廣五尺分四方上冒黃土象王者覆被四方然則當以黃土覆壇上舊壇上不數尺覆被之狹垂於古於是以方色飾壇四面及陛而黃土全覆上焉祭牲皆太牢其後改先農曰帝社又立帝稷皆齊賢等參定

舊唐書禮儀志起居舍人王仲邱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開元禮二十年九月頒所司行用焉以社稷帝社為中祀州縣之社稷為小祀

唐書禮樂志社稷之壇廣五丈以五土為之社以后土稷以后稷配以太壘實醴齊著尊實盞齊皆二山壘一州縣之社稷以象尊二實醴齊以兩圭有邸幣以黑小祀幣以白籩豆皆十簋二簋二鉶三俎三州縣祭籩豆

皆八簋二簠二俎三春秋祭牲皆太牢以黑孟春祭帝

社及配坐籩豆皆十簋二簠二甗三鉶三俎三

開元禮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太稷舊樂用姑洗之均

三變社稷之祀於禮為尊豈同邱陵止用三變合依地

祇用函鍾之均八變之樂

皇帝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太稷儀

攝事齊戒

陳設 前祭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社宮西門之外

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文武侍臣次於大

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諸祭官次於齋

坊之內攝事無設大次儀但守臣設祭官次三師於北門之外諸王於三師之

北俱東向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於齋坊南

門之外重行東向北上介公鄩公于北門之外道東西

向以南為上諸州使人東方南方于諸王西北東面西

方北方于介公鄩公東北俱南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

以上于東門之外道北南向以西為上諸國之客于東

門之外東方南方于武官東北南向西方北方于道南

北向俱以西為上攝事無三師以下至此儀前祭二日太樂令設宮縣之

樂于壇北東方西方磬簋起南鍾簋次之南方北方磬

簋起東鍾簋次之設十二罇鍾于編懸之間各依辰位

樹靈鼓于南懸之內道之左右植建鼓于四隅置祝啟

于懸內祝在左啟在右設歌鍾歌磬各于壇上近北南向皆磬簋

在西其匏竹者各立于壇下南向相對為首凡縣皆展而編之諸

工人各位于懸後東方西方以南為上南方北方以東

為上右校清掃內外又為瘞埴二於南門之內於稷壇

西南攝事為埋坎二于樂縣之北方深取足容物北出陛 前祭一日奉

禮設位北方之內當社稷壇北南向將祭奉禮郎一人守之在位版東北立五步所南向又

設望瘞位西門之內當瘞埽南向攝事無御位以下至此儀設祭官公卿

位於西門之內道北執事位于其後少北每等異位俱

重行東面以南為上設御史位于壇上正位于太社壇

東北隅西向副位于太稷壇西北隅東向攝事令史陪後設奉禮

位于樂縣西北贊者二人在北差退俱東面南上又設

奉禮贊者位于瘞埽西北東向北上攝事無奉禮位設協律郎位

各于壇之上東北隅俱西向設太樂令位于南縣之門

南向設祭官位三師位于北門之內道西俱南面東上

設介公鄴公位于道東南面西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

品以上位于執事北每等異位俱重行東向武官三品

以下九品以上位于東方值文官每等異位重行西向

皆以南為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于北門之內道西

于諸王西北重行南向以東為上西方北方于道東于

介公鄴公東北重行南向以西為上諸蕃客位于北門

之內東方南方諸州使人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南向以

東為上西方北方於諸州使人之東每國異位俱重行

南向以西為上設門外位祭官公卿以下皆于西門之

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東為上三師位于北門

之外道西諸王于三師之北俱東向介公鄴公位于道

東西向皆以南為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西

門之外祭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東為上武官

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于東門之外道北每等異位重

行南向以西為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于諸王西北

重行東向西方北方於介公鄴公東北西向俱南上設

諸國客位東方南方於武官東北每國異位俱重行南

向西方北方於道南每國異位重行北向皆以西為上

攝事無三師北門內位至此儀但設祭官門外之位

設酒罇之位太社大罇二著罇二壘

二壇上西北隅南向設后土氏象罇二著罇二壘二于

罇皆置于罇下

太社酒罇之西俱南向東上各置于坵皆加勺罇

設太稷后稷酒罇于其壇上如太社后土之儀設御洗

各于太社太稷壇之西北南向亞獻之洗又各于西北

篚實以巾爵

南向俱壘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

者位于罇壘篚幕之後各設玉幣之篚于壇上罇坵之

所晡後謁者引光祿卿詣厨省饌具訖還齋所祭日未

明十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鑿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

攝事齋郎取毛血

置于饌所遂烹牲

牲皆用熟

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

各服其服升設太社太稷神座各于壇上近南北向設

后土氏于太社神座之右后稷氏于太稷神座之左俱

東向席皆以莞設神座各于座首

鑿駕出宮

如方丘之儀

奠玉帛 祭日未明三刻諸祭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

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壘玉幣

大罇為上實以醴齊著罇次之實以盞齊壘為下實以清酌配座之

邊豆簠簋皆設於神厨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

罇亦如之齊加明水酒加元酒各實于上罇禮神之玉太社太稷兩圭有邸幣色各以元

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尊壘篚幕者

入自西門當太社壇北重行南面以東為上

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

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

御史以下皆再拜訖

執罇者各升自西陛立于罇所執壘洗篚幕者各就位

贊引引御史諸太祝詣太社壇西陛升行掃除于上令

史祝史行掃除于下降又詣太稷壇行掃除如太社之

儀訖各引就位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祭官通事舍人

分引從祭羣官客使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
南向將軍降立于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奉稱侍中
臣某奏請降輅俯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之大次謁者
引文武五品以上從祭羣官皆就門外立

將至至此儀

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于懸內

攝事謁者贊引引祭官各就位無駕

武舞立于懸北道東謁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
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壇西陞升行掃除于
上升稷壇亦如之訖降行樂懸于上訖引就門外位皇
帝停大次半刻頃謁者贊引各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
從祭文武羣官介公鄜公諸國客使先入就位太常博
士引太常卿立于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
皇帝服繡冕次華蓋侍衛如常儀

侍中負璽陪從如式

博士引太常

卿太常卿引皇帝

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前引

至社宮西門外殿中監進

大圭尚衣奉御又以鎮圭授殿中監受進皇帝搢大圭
執鎮圭華蓋侍衛停于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儀謁者
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皇帝至版位南向立

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于左

謁者贊引各引祭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

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
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
請行事退復位

攝事謁者白太尉下倣此

協律郎跪俯伏舉麾

凡取物者跪俯伏取以興奠物

則奠訖俯伏而後興

鼓祝奏順和之樂乃以函鍾為均文舞八成偃

麾戛敵樂止

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祝而後作偃麾戛敵而後止

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

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諸
太祝俱取玉幣于篚各立于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
之樂作

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

皇帝詣太社壇升自北陞侍中中書令

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

以下皆如之

皇帝升壇上南向立樂

止太祝加玉于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西向進皇帝
搢鎮圭受玉幣凡受物皆搢鎮圭登歌作肅和之樂乃以應
鍾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南向跪奠于太社神座俯伏
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再拜太常卿引皇帝立于
東方西向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南向進皇帝受
幣太常卿引皇帝進西向跪奠于后土氏神座俯伏興
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
帝降自北陛樂作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稷壇升自北陛
南向立樂止太祝加玉于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帛西
向進皇帝受玉帛登歌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南向跪奠
于太稷神座俯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再拜訖
太常卿引皇帝立于東方西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侍
中奉幣南向進皇帝受幣登歌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奠

于后稷氏神座俯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再拜
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降自北陛樂作皇帝還版位
南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于門
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取于
壇上俱進奠于神座前諸太祝與祝史退立于罇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
於西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太社之俎初
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太社太稷之饌入自
正門配座之饌入自左闈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太
簇之均饌至陛樂止祝史各進徹毛血之豆降自西陛
以出太社太稷之饌升自北陛配座之饌升自西陛諸
太祝迎引于壇上各設于神座前籩豆蓋簠先徹乃升簋
簠莫訖却其蓋于下設訖
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西陛復位諸太祝還罇所太常

卿引皇帝詣壘洗樂作其盥洗之儀並如圜丘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太社壇升自北陛樂止謁者引司徒升自西陛立于罇所齋郎奉俎從升立于司徒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社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社神座前南面跪奠爵俯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右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攝事云謹遣太尉封臣名下同敢昭告于太社維神德兼博厚道著方直載生品物含弘庶類謹因仲秋仲春祇率常禮敬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其嘉蔬嘉薦醴齊備茲禋瘞用伸報本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尚享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于神座前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

卿引皇帝詣后土氏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爵于坵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俯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於后土氏爰茲仲春仲秋揆日惟吉恭修常祀薦於太社唯神功著水土平易九州昭配之義實唯通典謹以制幣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其嘉薦醴齊陳于表位作主侑神尚享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于神座前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社神位前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尊福酒合置一爵訖太祝持爵授侍中侍中受爵東向進皇帝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俯伏興太祝帥齋郎進

五禮通考卷之三十三
三
俎太祝減大社神座前三牲胙肉各置一俎上太祝以
俎授司徒司徒持俎東向以次進皇帝每受以授左右
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
爵復于坫皇帝俯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
皇帝降自北陛詣壘洗樂止謁者引司徒降壇西陛以
從皇帝至壘洗盥手洗爵侍中黃門侍郎贊洗如常訖
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太稷壇升自北陛樂止謁
者引三公三公與齊郎奉俎升自西陛立於罇所皇帝
詣太稷酒罇所執罇者舉罇侍中贊酌醴齊樂作太常
卿引皇帝進太稷神座前南向跪奠爵俯伏興太常卿
引皇帝少退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右西
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敢昭
告於太稷唯神播生百穀首茲八政用而不匱功濟氓

黎恭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其薌合嘉薦
醴齊式陳瘞祭備修常禮以后稷棄配神作主尚享訖
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于神座還罇
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稷氏酒罇所執
罇者舉罇侍中取爵于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
樂作太常卿引皇帝詣后稷氏神座前南向跪奠爵俯
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
神座之左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
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於后稷氏爰以仲春式揀吉辰
敬修常禮薦於太稷唯神功叶稼穡闡修農政允茲從
祀用率舊章謹以制幣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
薌其嘉薦醴齊陳於表位作主配神尚享訖興皇帝再
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于神座前還罇所皇

西面各四人寘土半埽太常卿前奏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門殿中監前受鎮圭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授大圭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祭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工人二舞以次出其祝版燔于齋所

鑾駕還宮如方丘之儀

諸州祭社稷儀諸縣祭社稷附

前三日刺史縣則縣令下倣此散齋於別寢二日致齋於廳事一日

日亞獻以下應祭之官散齋二日各於正寢致齋一日

皆於壇所上佐為亞獻錄事參軍及判司為終獻若判司及上佐等有故並次差攝之縣則丞為亞獻主簿及尉通為終獻若縣令已下有故亦以次差不足則諸從祭之官各清齋於公館一日從祭官刺史未出之

州官及比縣官充

前赴祭所齊皆如別儀

前二日本司先修除壇之内外其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寸出階三等為

瘞埽二於壇西門之外道北南向縣增于壇北方深足容物設刺史次於

社壇西門之外道北南向縣令同諸祭官已下次於刺史次

西北俱南向以東為上前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社

稷壇四門去壝九十步縣七步禁止行人本司設刺史位

於北門之内道西南向若刺史有故攝祭初獻位于亞獻之前東面縣令位同設亞獻終獻

位於社稷壇西北設掌事者位於西門之内道北俱每

等異位東向南上設贊唱者位於終獻東北東面南上

設州官位於祭官掌事者之北東面縣從祭官位同府官位於東

方當州官西面俱重行南上縣無府官以下至此儀設望瘞位於埽北

南向東上設門外位祭官以下於西門之外道南州官

於祭官之南俱重行北面以東為上縣從祭官位同府官於東門

之外道南重行北面以西為上祭器之數每座罇二盞八豆八簋二簋二俎三羊豕皮腊各一俎縣同

掌事者以罇坩升自西階各設於壇上西北隅配座之罇在西俱南向東上皆加勺羃社稷皆一爵配座皆爵四各置于坩設洗于社稷北陛之西去壇三步所南向罃水在洗西加勺羃篚在洗東北肆實爵六巾二加羃

執尊罃洗篚者各位于尊罃洗篚之後

祭日未明烹牲于厨

祝以豆二取牲血

夙興掌饌

者實以祭器

牲體羊豕皆載右胖前脚三節有臂臑節一段皆載之後脚三節一段去下一節載上臑二節又取正脊脰脊橫脊短脇正脇代脇各二骨以並餘皆不設篋實黍稷簋實稻粱籩實石鹽乾魚棗栗菱芡鹿脯豆實蠶豆醢醢菁菹鹿醢菹菹兔醢筍菹魚醢若土無者各以其類充之

本司帥掌事者以席入自西門詣壇西階升設社稷神座各於壇上近南北向又設后土氏神座於社神之左

后稷氏神座於稷神之左俱東向

席皆以莞

質明諸祭官及從

祭之官各服其服

祭官服祭服從祭之官應公服者公服非公服者常服

本司帥掌事者入

實罇罃

每座尊二一實元酒為上一實醴齊次之

祝版各置於坩祝以幣各置於篚

與血豆俱設於饌所

社稷之幣皆用黑各長丈八尺

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

執罇罃篚者入自西門當社壇北重行南向以東為上

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罇者升自西階

立於罇所執罃篚者各就位詣社壇升自西階行掃除

訖降詣稷壇升掃除如社壇之儀降掃除於下訖皆就

位刺史將至

縣則縣令將至下倣此

贊禮者引祭官及從祭之官與掌

事者俱就門外位刺史至參軍事引之次贊唱者先入

就位

縣令贊者引下倣此

刺史停於次少頃服祭服出次參軍事引

刺史入自西門就位南向參軍事立於刺史之東少退

南向贊禮者引祭官以下及從祭之官以次入就位

凡導

引者每曲一逡巡

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

少進刺史之左西面白請行事退復位本司帥執饌者

奉饌陳於西門之外祝以幣授刺史參軍事引刺史北

階升社壇南向跪奠幣于社神座前訖與少退再拜祝

又以幣授刺史參軍事引刺史升稷壇南向跪奠幣于
稷神座如社壇之儀訖參軍引刺史降復位本司引饌
入社稷之饌升自北階配座之饌升自西階諸祝迎引
于壇上設于神座前籩豆蓋器先徹乃升籩簋既奠却其蓋于下籩居
右豆居左籩簋居其間羊豕二俎橫而重于右腊
特于本司與執饌者降自西階復位諸祝各還罇所參軍
事引刺史縣贊禮者引
縣令下同詣壘洗執壘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
興承水刺史盥手執篚者跪取巾于篚興進刺史帨手
訖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刺史受爵執
壘者酌水刺史洗爵執篚者又取巾于篚興進刺史拭
爵訖受巾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參軍事引刺史自
社壇北階升詣社神酒罇所執尊者舉罍刺史酌醴齊
參軍事引刺史詣社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
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

次月朔日子某官姓名敢昭告于社神唯神德兼博厚
道著方直載生品物含養庶類謹因仲春祇率常禮恭
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備茲明薦用伸報本以后土勾
龍氏配神作主尚享縣祝文以
下並同訖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
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配
座酒罇所取爵於坵執罇者舉罍刺史酌醴齊參軍事
引詣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
版進于后土氏前祝文曰爰茲仲春厥日唯戊敬修常
祀薦於社神唯神功著水土平易九州昭配之義實通
祀典謹以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尚享祝
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于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
參軍事引刺史進當社神座南向立祝各以爵酌福酒
合置一爵祝持爵進于刺史之右東向立刺史再拜受

爵跪祭啐酒奠爵興祝帥執饌者以俎進減社神座前
 胙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共置一俎上興祝持俎東向進刺史受以
 授左右刺史跪取爵飲卒爵祝進受爵復于坵刺史興
 再拜參軍事引刺史降自北階詣壘洗盥手洗爵自稷
 壇北階升詣稷神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
 軍事引刺史詣稷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
 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右曰敢昭告于稷神唯神播生百
 穀首茲八政用而不匱功濟氓黎恭以制幣犧齊粢盛
 庶品祇奉舊章備茲瘞禮以后稷棄配神作主尚享訖
 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于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
 訖參軍事引刺史詣配座酒罇所刺史取爵于坵執罇
 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后稷氏座前西
 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南面

跪讀祝文曰敢昭告于后稷氏爰以仲春恭修常禮薦
 於稷神唯神功叶稼穡闡修農政允茲從祀用率舊章
 謹以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配神尚享訖祝興
 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
 軍事引刺史詣稷神座前南向立飲福受胙如社壇之
 儀訖參軍事引刺史降自本階還本位初刺史獻將畢
 贊者引亞獻詣壘洗盥手洗爵升獻如刺史之儀唯不讀祝文不
 受亞獻將畢贊禮者引終獻詣壘洗升酌終獻如亞獻
 之儀訖降復位諸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贊
 唱曰賜胙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
 拜刺史已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西面白請
 就望瘞位參軍事引刺史就望瘞位西向立祝於神前
 取幣及血寘於坵贊唱者曰可瘞埋東西面各二人寘

土半埽參軍事進刺史左白禮畢遂引刺史出還次贊禮者引祭官以下次出諸祝及執罇罍籩者降復掌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以出其祝版燔于齋所

諸里祭社稷儀

前一日社正及諸社人應祭者各清齋一日於家正寢

正寢者謂人家前堂待賓之所

應設饌之家先修治神樹之下又為瘞埽于

神樹之北深取足容于物掌事者設社正位于稷座西北十步東面諸社人位于其後東面南上設祝奉血豆

位于瘞埽之北南向祭器之數每座罇酒二并勺一以

巾覆之俎一邊二豆二爵二簋二籃二

無禮器者量以餘器充之

祭日未

明烹牲於厨

唯以特豕祝以豆取牲血置于饌所

夙興掌饌者實祭器

牲體載右胖折節如

州縣制分載二俎其罇一實元酒為上一實清酒次之適實棗粟豆實菹醢籃實黍稷籩實稻粱

掌事者以席入社神

之席設於神樹下稷神之席設於神樹西俱北向質明社正以下各服其服掌事者以盥水器入設於神樹北十步所加勺巾二爵一於其下盛以箱又以酒罇入設於神北近西社神之罇在東稷神之罇在西俱東上南向置爵二及祝版於罇下執罇者立於罇後掌事者入實罇酒訖祝及執罇者其祝以社人有學識者充之入當社神北南向以東為上皆再拜執酒罇者就罇後立其執盥者就盥器後立贊禮者引社正以下俱就位立定贊禮者贊再拜社正以下皆再拜祝詣罇所贊禮者再拜社正以下皆再拜掌事者以饌入各設於神座前菹醢居前左右箱黍稷在其間俎居其外訖掌事者出贊禮者引社正詣盥器所執盥者酌水社正洗手取巾拭手訖洗爵拭爵訖贊禮者引社正詣社神酒罇所酌酒訖贊禮者引社

正詣社神座前跪奠爵於饌右與少退南向立祝持版
 進社神座東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
 某坊村則云某村社正姓名合社若干人等今昭告于社神
 唯神載育黎元長茲庶物時屬仲春日唯吉戊謹率常
 禮恭用特牲清酌粢盛庶品祇薦社神尚享祝興社正
 以下及社人等俱再拜贊禮者引社正詣稷神罇所取
 爵酌酒訖贊禮者引社正詣稷神座前南向跪奠酒於
 饌右與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于稷神座西東向跪讀
 祝文曰若干人等敢昭告于稷神唯神主茲百穀粒此
 羣黎今仲春吉戊仲秋謹率常禮恭以特牲清酌粢盛庶
 品祇薦於稷神尚享祝興社正以下及社人俱再拜贊
 禮者引社正立於社神座前南向立祝以爵酌社稷神
 福酒合置一爵進社正之右社正再拜受酒訖跪祭酒

遂飲卒爵祝受爵還罇所社正與再拜贊禮者引社正
 還本位立定贊禮者再拜社正及社人俱再拜訖祝以
 血置於埴埴東西各一人奠土半埴贊禮者少前白禮
 畢遂引社正等出祝與執罇者復位再拜訖出其餘饌
 社人等俱於此餽如常會之儀其祝版燔于祭所
 唐會要開元二十二年三月詔州縣社仍用牲牢
 天寶元年十月戊寅九日詔社為九土之尊稷乃五穀
 之長祭官宜加精潔其社壇側禁樵牧三載二月戊
 寅詔社稷升為大祀以四時致祭後又依開元禮為中
 祀

通典天寶三載詔社稷列為中祀頗紊大猷自今以
 後社稷及日月五星並升為大祀仍以四時致祭
 舊唐書肅宗本紀至德二載秋九月壬寅廣平王統朔

五十四
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之衆與賊將戰於香積寺西北
賊軍大敗棄京城東走癸未復西京甲辰捷書至行在
即日遣裴冕入京啟告郊廟社稷

〔文獻通考〕開元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勅普天率土崇
德報功饗祀唯殷剗割滋廣非所以全惠養之道協
靈祇之心其春秋二時社及釋奠天下諸州府縣等
並停牲牢唯用酒脯務存修潔足展誠敬自今以爲
常式至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勅春秋祈報郡縣
常禮比不用牲豈用血祭陰祀貴臭神何以歆自今
已後州縣祭祀特以牲牢宜依常式其年六月二十
八日勅大祀中祀及州縣社稷依式合用牲牢餘並
用酒脯至貞元五年九月十二日國子祭酒包佶奏
春秋祭社稷准禮天子社稷皆太牢至大歷六年十

月三日勅中祀少牢社稷是中祠至今未改勅旨宜
准禮用太牢

舊唐書音樂志

祭太社樂章八首

貞觀中褚亮等作

迎神用順和

詞同夏至方丘

皇帝行用太和

詞同冬至園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后土凝德神功叶契九域底

平兩儀交際戊期應序陰墉展幣靈車少留俯歆樽
柱

迎俎用雍和

美報崇本嚴恭展事受露䟽壇承風

啟地潔粢登俎醇犧八饋介福遠流羣生畢遂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

詞同冬至園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神道發生敷九稼陰

陽乘仁暢八埏緯武經文陶景化登祥薦祉啟豐年

武舞用凱安

詞同冬至園丘

送神用順和

詞同冬至園丘

又太社樂章二首

太樂舊有此詞不詳所起

迎神 烈山有子后土有臣播種百穀濟育兆人春
官緝禮宗伯司禋戊為吉日迎享茲辰
送神 告祥式就酬功載畢親地尊天禮文經術貺
徵令序福流初日神馭爰歸祠官其出

右唐社稷

五禮通考卷第四十三

